

子史精華

426
28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一

巧藝部一

算

九九管子處戲作造六崋以迎陰陽作管子引鍛管子用注鍛籌也三生

萬老子道生一一生二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子華子夫

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元元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剖通三而為一離之而為兩各有

精專是名陰陽出三入一子華子天之精氣其大數常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一 巧藝部 算



以計者也赫胥大庭倘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大數莫過乎五子華子天地之一一莫中乎五五

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陷一而下沉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縱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九變復一列子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變而無礙者矣

變而為一者 **巧歷不能得**莊子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

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 **計會**戰國策孟嘗君出記問門下

於薛 **迎日推策**史記五帝紀獲 **生鐘分**史記律書

者乎 寶鼎

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一十一

生黃鐘術史記律書

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其法上九南八羽七角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南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

善用算律曆史記張蒼傳蒼又

其算命漢志律歷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

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經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

子史精義 卷一百二十一 巧藝部 算

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曠索隱鉤
 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豪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
 輕重者不失黍粟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
 在算術宜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大史義和掌之注師古曰逸
 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蘇林曰六觚六角也
 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之
 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故六觚見豪釐圭撮黍粟見宣於天

下職在大史

見空積

漢書律歷志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

正此黃鐘至尊與並也注函三為一漢書律歷志太極元氣
 空積若鄭氏分一寸為數千極中也元始
 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
 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
 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
 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

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

鈎距

漢書趙廣

為一一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
 牛然後及馬參五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

廣漢至精能行之也

數始於一

漢書叙傳元元

善九章算術

後漢

書馬嚴傳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

觀羣籍一一一一注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二

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按續馬嚴子智囊後漢書魯恭

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一一注匡

六筭之法

見計飛蝗射隱

伏吳志趙達傳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
 對問若神至一一一一無不中効或難達曰飛者固不

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
 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取小豆播之立處其

數見

雙箸從橫吳志趙達傳嘗過知故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

盤中再三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

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

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善射有無見頭乘尾除吳志趙達傳太史

如此遂出酒酣飲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論語而輒復止滕他

日齋酒具候顏危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

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

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

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

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

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父子不相語見素書兩卷大如

指見迴算帷幕吳志趙達傳嘗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

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

露以望氣祥造縱述數十篇齊書祖冲之傳又特善算永元二

不亦難乎釋論語孝經注九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北齊書信都芳傳

明算術為州里所稱有巧思每精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

語人云算之妙機巧精微我也其用

心如隸秘閣舊唐書高宗紀詔以書學隸蘭推步甲乙度量乾

此舊唐書孫思邈傳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

坤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

洛下閎安期門前水西流舊唐書僧一行傳初一行求訪師資

先生之儔也以窮大術至天台山國濟寺見一院

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聲而

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令到門豈無人導

達也即除一算又謂曰當却弟子亦至一行承

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焉而門前水果却西流馬

騁反獲於乘除間唐書曆志昭宗時詔邊岡改治新曆岡用算巧能

接之術興而經制遠除鍾唐書禮樂志黃巢之亂樂工逃散

大衰序之法廢矣除鍾金奏皆凶昭宗即位將謁郊廟有

司不知樂縣制度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法以算數輕重高印黃鐘九寸五分倍應鐘三寸三分凡四十八等

鞭算唐書劉晏傳每朝黃帝為先師宋史徽宗紀大觀三年十一月丁未詔算學以

一風后等八人配尤得其妙宋史楚衍傳衍於九章緝古

九宮算法得八少一言多驗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有徐

肇為延範推日君侯大貴不可言當如江南李國主閱月盡通金史僕散忠義傳皇

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握籌布畫目炯炯若有所營

直字及古算法能一之

金史武植傳子九寡言笑不妄交嘗與一學生終精於算數

日相對見者莫測也

郭守敬傳大父榮通輒造其極元史王恂傳六歲就學

五經元史王恂傳恂早以算術名裕宗嘗問焉恂數法出於圓方

一曰算數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

周髀算經商高曰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

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

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勾廣三股

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

修四徑隅五見二十有五是謂積矩乘除之原周髀算經注

通廣長之數當須乘除以知二推一周髀算經注勾股之法先

計之九九者也自乘見開方周髀算經注勾股各自

然後求弦先各自乘成其實實成勢化外乃變通

實實成勢化外乃變通

實實成勢化外乃變通

實實成勢化外乃變通

實實成勢化外乃變通

之即矩內方外周髀算經注或一於一或一於形詭量均體殊

數齊見五與通分周髀算經注觀其迭相規矩共為反覆

幽入微鈞深致遠故曰其用矩之道周髀算經周公曰大哉言

裁制萬物唯所為之也數詩問商高曰

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遠環矩以為

圓合矩以為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為典以方出圓

正繩望高測深知遠見勾三股四弦五周髀算經注候其影使

應一勾六股八弦十一勾股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周髀算經若求

下為勾日高為股得邪至日從髀所旁至日所十萬里十等徐岳數術紀遺

中數耳數有一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

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

日億十億日兆十兆日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日億

萬萬億日兆萬萬兆日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日億

億億日兆兆理煩徐幹中論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後聖

兆日京也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

王嘉拾遺記周羣妙開算術識說遊岷山見一白猿化為老翁

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更精勤算術及考校年曆之運

驗於圖緯蜀舟中作算劉敬叔異苑晉安平有越王餘算菜長

人謂之尺許白者似骨黑者如角古云越王行

海會於一籌有明數造術唐六典凡明算試九章海島

餘者棄之於水生焉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

髀五經綴術緝古取二分其經以為之業唐六典算學博

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習九章海

鳥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緝古十有

虧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位數少則頗簡捷位數多則愈繁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算術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繁即變不膠於一法乃為通術也

裏一圓六裏一

沈括補筆談算術一物一物一蓋少陰之數并其中為老陽一物一物一乃老陰之數并其中

為少陽此物之定行真數不可改易者

再撫即覺

張耒續明道雜志衛朴楚州人病瞽居北神鎮一神祠中每算曆布算滿案以手略撫之人

有竊取一算一之小者皆以高乘之六而一其人

書

舐筆和墨

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指而立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受指不立因

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殺

解衣般礴

見犬馬難鬼魅易

子容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一一一孰易者

曰一一最一一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

神無形者不罄

畫筴

韓非子容有為周君一一者三年而成君於前故易之也

策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筴之功非不微難也

儀髮易貌

呂氏春秋今夫射者儀毫而然其用與素髮筴同

謹毛失貌

淮南子畫者一一而一一射者儀小而遺大

畫龍首

淮南子今一一觀者不知其何獸也

也具其形殿門成慶

漢書廣川惠王越傳其一一有一一畫短則不疑矣

衣大綵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

注成慶古之勇士也按去惠王越孫

圖畫雲臺

後漢書中興二十八將論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

一一二十八將於南宮一一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按論載馬武傳後

屏風列女

後漢書宋

日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

對曰陛下進德鴻都畫像後漢書蔡邕傳光和元年遂置

臣不勝其喜鴻都畫像門學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筆作蠅吳志趙達傳注吳錄曰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落

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駁犍牛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晉書顧愷之傳愷之每畫人或數年

無闕少於妙處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

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

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恒云手

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

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

置邱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

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

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元皆其深所珍惜者元

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

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

無怪圖形於壁見目送歸鴻見頰上三毛見宜置邱壑中見如

色輕雲蔽月上見畫通靈猶人登仙見盤紆糾紛或記心目宋書王

性知畫續蓋亦鳴鶴識夜之機往跡求皆仿像也蟬雀扇齊書何

畫扇宋孝武賜戢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漢

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晏獻之上合晏厚酬其意

武北伐圖齊書王融傳世祖欲北伐使毛惠善畫婦人齊書劉

瑱字士溫好文章飲酒奢逸不吝財物榮陽圖阮籍遇蘇門於

毛惠遠善畫馬瑱世並為第一巧藝部畫

行障齊書宗測傳測善畫自中國今有聖

王梁書于隋利國傳天監元年其三瞿曇修跋陀羅以四月八

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我則境土不

得自安修跋陀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

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觀天子既覺心異之隨羅

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野王畫古賢命

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

野王畫古賢命

王褒書贊陳書顧野王傳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

起齋乃令起齋乃令圖宣尼象南史梁元帝紀帝工書善

書之時人謂之三絕與真不別南史劉瓛傳陳郡殷蒨咫尺萬里南史齊

謂之三絕

與真不別

善寫人面

咫尺萬里

宗室昭

宗室昭

宗室昭

宗室昭

宗室昭

曹傳昭曹子同弟實能書善畫于扇上圖山水

之內便覺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白團扇圖棧檀

詩南史梁豫章王綜傳累致意尚書僕射除勉求出鎮襄陽立

勉未敢言因是怒勉袖以

成圖三百六十魏書道武帝紀占授著作郎王宜陳平度河歸

漢圖周書劉璠傳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為中書侍郎屢

遣名璠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為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

勝深布腹心使工畫寶臺隋書經籍志聚魏以來古跡名畫

跡西曰閣外傳呼畫師舊唐書閣立德傳立本雖有應務之

藏古畫才而尤善圖畫工於寫真秦府十八

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烟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

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

座賓不勝媿赧退誠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情染翰
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誠勿
習此末伎按李將軍山水舊唐書長平王叔良傳子孝協坐受
立本立德弟丹青迄今繪事者思參造化舊唐書王維傳維以詩名盛于天
推馬豪右貴勢之家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
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于于而創意經圖
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
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
事者集樂工按之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唐書韓滉傳好鼓
一無差咸服其精思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
累華要細舊或于以財率八鴈圖宋史濮王允讓傳宗漢善畫
不答但寫與之嘗作人稱其工按宗

漢英宗 疑非筆墨所成宋史李宥傳祖成五代末以詩酒遊公
幼弟 人欲求者先為置酒酒酣作山莊圖宋史李公麟傳第進
落筆烟景萬狀世傳以為寶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
刪定官元符三年歸老肆意于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自為世寶傳
遼史耶律裏履傳清寧間復使宋宋主賜宴銚花隔面雷公若
未得其真陞辭僅一視及境力士王充論衡圖畫之工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
擊之狀其意以為雷聲隆隆者連鼓相和擊之意也其魄然若
若放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列
人王充論衡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也雲漢圖張
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博物志漢桓帝時劉褒畫北風圖見者皆寒
見者皆熱及畫北風圖見者皆寒北風圖見者皆寒王嘉拾遺記始

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齋使舍丹青以漱地即成魑
魅及詭怪羣物之象以指畫地長百尺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
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龍鳳鸞翥南都賦圖劉義慶世說
若飛皆不可或點之必也戴安道就范

宣學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唯獨好畫范以
為無用不宜勞思于此戴乃畫范看畢咨嗟甚以為
有益始謝赫古畫品錄序畫有罕能盡該而自古及
重畫今各善一節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

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登樓去梯妻子罕見
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謝赫古畫品錄顧駿之常結構層樓以為畫所風雨炎燠之
時故不操筆天和氣爽之日方乃染毫真

仙為難姚最續畫品畫有點細研精姚最續畫品謝赫寫貌人
工操筆六法意在切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

似日想豪髮皆無遺失寶願衣文樹色時表新異姚最續畫品焦

失雖未窮秋駕而見賞春坊顏氏家訓武
寫真坐上賓客烈太子徧能

以問童稚皆知姓名六馬滾塵
莠樓下壁上有柳宗元龍城錄寧王善
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如也後壁惟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

神妙將變段成式西陽雜俎李叔詹嘗識一范陽山人停
化俱也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呪止半年
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為別所謂也乃請後廳上

掘地為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
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
耳經二日榻以禪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

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目隨人轉
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佛畫中有天藏菩薩
地藏菩薩近明諦觀之規彩鑠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會青和壁
魚設色則近目有光又往往壁畫僧及神鬼點眸子

極正 畫馬通靈 段成式西陽雜俎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馬醫稱

則爾 嘗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者真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

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真似吾設色者乃知

隨意所匠必真會所肖也遂摩掌馬若歎因損前足幹心異之

至舍視其所 本脚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 矣馬醫所

獲錢用歷數 觀之不覺毛豸 段成式西陽雜俎常樂坊趙景公

主乃成泥錢 八年改馬南中三門裏東壁上吳道元白畫地獄變

筆力勁怒變狀陰怪 吳畫中得意處 水入浮壁

段成式西陽雜俎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十六對

事寶池尤妙絕諦視之覺 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開

立德子構立德行天 陳子昂象馬人物 段成式西陽雜俎曼殊

祠粉本驗之無異 院東廊大曆中畫人

畫廷下 一時之妙也及簷前額上有相 劉整雙

觀法法擬韓混同西廊壁有劉整畫雙松亦不循常嶮

松見 天衣飛揚滿壁風動

段成式西陽雜俎平康坊菩提寺佛

跡舊鄭法士畫開元中因屋壞移入大佛殿內槽北壁食堂前

東壁上吳道元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題筆跡遒勁如隸

鬼神毛髮次堵畫禮骨仙 楞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 段成式西

人 仁坊資聖寺淨土院門外相傳吳生一夕秉燭醉畫就中戲手

視之惡駭院門裏盧楞伽畫盧常學吳勢吳亦授以手訣乃畫

總持三門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曰 天女明睇將睨 段成

陽雜俎寺西廊北隅揚坦 畫聖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國朝吳道

畫近塔 來者授筆法于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旣號書顛吳宜

為 神假天造英靈不窮衆皆密于盼際我則離披其點畫

衆皆謹于象似我則脫落其几俗鸞弧挺刃植柱構梁不假界

筆直尺虬鬚雲鬢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富有口訣人

莫得知數仞之畫或自臂起或從足先巨壯詭怪膚脉連結過於僧繇矣

神假天造英靈不窮見數

初畫見吹雲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有好手畫人自言能畫雲氣

輕粉縱口吹之謂之此得天理乘傳寫貌對之如面張彥遠歷

雖曰妙解不見筆蹤故不謂之畫代名畫記張僧繇吳中人也天監中為武陵王國侍郎直秘閣

知畫事歷右軍將軍吳興太守武帝崇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

壁上畫鷹鳩雀不敢近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廣寧郡王尚書令大司徒司州牧博涉多才藝嘗于廳事蒼一觀者疑其真初殿

聖畫張讀宣室志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其不敢利其直願輸工可乎寺僧欲先閱其筆少

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蹟乎僧以為妄

稍難之少年曰某既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即命巧其壁未

為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絲綉將

入殿宇且為僧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弗啓吾之戶亦不勞賜食

蓋以畏風日所侵鑿也當以泥錮之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

施其妙矣僧從其語自是凡六日間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怪

也當不宜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既啓有七鵠翩翩望空飛

去其殿中絲綉儼若四隅惟西北墻未盡飾焉後畫工來見之

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彭乘墨客揮犀歐陽公嘗得於是莫敢繼其色者

正午牡丹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貓

承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家相近一見曰此

精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

早暮則精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活筆括

夢溪筆談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

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窰村
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
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
汝先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
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水山之象心存目想高者
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
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
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為是為一用之自此
畫格 沒骨 沈括夢溪筆談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僞蜀翰林待詔
進 黃筌皆以善畫著名尤長于畫花竹蜀平黃筌并二
子居寶居實弟惟亮皆隸翰林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
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
輕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
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札已
言其畫粗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
直以彩色圖之謂之一一圖工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環

疵遂得齒院品其氣
韻皆不及熙遠甚

葉取真松為之如靈鼠尾

米芾畫史大夫
蔣長源著作色

山水頂似荆浩松身似李成

大有生意 一堂春色

米芾畫史徐熙桃
一大枝謂之

六籍同功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文朱盡經緯而書不能形容
然後繼之於畫也所謂與

宜氣韻必在生知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謝赫云一日氣韻生動
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傳

彩五日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
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

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

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郭若虛圖畫見聞
誌曹吳二體學者

所宗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稱北齊曹仲達者本曹國人最
推工畫梵像為曹謂唐吳道子曰吳吳之筆其勢圓轉而衣
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
故後輩稱之曰

周穆王時畫

郭若虛圖
畫見聞誌

舊稱周穆王八駿日馳三萬里晉武帝時所得古本乃

類也遂令史道碩模寫之宋齊梁陳以為國寶隋文帝滅陳圖

書散逸此畫為賀若弼所得齊王暕知而求得之答以駿馬四

十蹄美錦五十段後復進獻煬帝至唐貞觀中勅借魏王泰因

而傳模於世其一曰渠黃其二曰山子其三曰盜驪其四曰綠

耳其五曰赤驥其六曰驊騮其七曰踰輪其八曰白灤

醉僧醉道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唐

蘇舊蹟曰定得虛名耳明日又往日猶是近代名手明日往日

名下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餘日不能去又僧蘇曾作

圖傳於世長沙僧懷素有詩云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

間繫一壺草聖欲狂成便發真堪畫入醉僧圖然道士每以此

嘲僧羣僧於是聚斂數十萬郭若虛圖畫見聞誌開元中將

求立本作圖泣傳於世因猛勵以通幽冥郭若虛圖畫見

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

助道子答曰吾畫筆久廢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劍一曲庶

旋右轉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

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手

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繪事得意無出於此

雙管一時齊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唐張璪員外畫山水松石

名重於世尤於畫松特出意象能

榮柯對輪困之老枿經營兩足氣韻雙高此其所以為異也

三朝訓鑒圖郭若虛圖畫見聞誌皇祐初元上勅待詔高克明等

儀衛咸備焉命學士李淑等編次序讚之凡一百事為十卷名

鬪牛尾郭若虛圖畫見聞誌馬正惠嘗得

適立於砌下凝玩久之既而竊哂公於青瑣間見之呼問曰吾

藏畫農夫安得觀而笑之有說則可無說則罪之莊賓曰某非

脫略世間骨相奇怪益甚元所畫得其世也
上天本樣宣和畫譜曹仲元江

態之相故天下知有也
南李氏時為翰林待詔畫道釋鬼神嘗於建業佛寺畫上下座

壁凡八年不就李氏責其緩命周文矩較之文矩曰仲元繪
非工所及故遲遲如此越明年乃成李氏特加恩撫

焉杜甫謂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信不誣也
孫脫壁宣和畫譜孫夢卿工畫道釋學吳生而未能少變其後

傳移吳本大得妙處至數丈人物本施寬濶者縮移狹
隘則不過數寸悉不失其形似如以鑑取物見大小遠近

耳覽者神之號稱也又云孫吳生以此可見其精絕
朱鉛

多以上石為之宣和畫譜道士李得柔寫貌甚工落筆有生意

像其眉目風矩見之使人遂欲仙去設色非畫工比
所施也故世俗之所不能知也
取畫龍置

水傍應時雨足宣和畫譜曹弗興吳興人也以畫名冠絕一時

溪中見赤龍天矯波間因為以獻係皓皓賞激

珍藏之至宋文帝時累月旱暵祈禱無宣和畫

應于是一弗興證周昉

寓意丹青頗馳譽當代兄皓善騎射因戰功授執金吾德宗召

皓謂曰卿弟昉善畫欲令畫章欽寺神卿可特言之經數月帝

又諭之方就畫其珍重如此初昉落墨時徹去幄幃使往來縱

觀之又寺按國門賢愚畢至或言妙處或指摘未至

助隨所聞改定月餘是非語絕遂
大李將軍小李將軍宣和

下筆成之無復瑕類當時推為第一
畫譜李思訓官左武衛大將軍畫皆超絕尤工山石林泉筆格

道勁得湍瀨潺湲煙霞縹緲難寫之狀天寶中明皇召思訓畫

大同殿壁兼掩障夜間有水聲而明皇謂思訓通神之佳手記

非伎進乎道而不為富貴所埋沒則何能得此荒遠閒暇之趣

耶其子昭道同時於此亦不凡故人云
王潑墨宣和畫譜王

上乃因似其形像或為山或為石或為林或為泉者自然下成
倏若造化已而雲霞卷舒烟雨慘淡不見其墨汚之迹非畫史
之筆墨所能到也
午景難狀宣和畫譜張詢以畫自適後至蜀中因假
館於昭覺寺為僧夢休作早午晚三景圖
於壁間率取吳中山水氣象用以落墨焉唐僖宗幸蜀見之歎
賞彌日蓋早晚之景今昔人皆能為之而為一也壁如
詩人吟詠春與秋冬則著
有筆無墨有墨無筆宣和畫譜荆浩
博雅好古以山
述為多而夏則全少耳
水專門頗得趣向嘗謂吳道元一一而一一項容一一而一一
浩兼二子所長而有之蓋有筆而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
然有墨而無筆者去
胸中邱壑盡在目前宣和畫譜高克明喜
遊佳山水間搜奇訪
古窮幽探絕終日忘歸心期得處即歸燕坐靜室沈屏
思慮幾與造化者遊於是落筆則一一一一一一
鬼使送
縑一一也聞君善圖良馬欲賜一匹幹立畫焚之他日有一首

一來致謝而卒莫知其所
陛下內廐馬皆臣之師宣和畫譜韓
幹長安人王
維一見其畫遂推獎之官止左武衛大將軍天寶初明皇召幹
入為供奉時陳閔乃以畫馬榮遇一時上令師之幹不奉詔他
日間幹幹曰臣自有師今一一一一
顛掣三過處書法存宣和
畫譜
唐希雅妙於畫竹作翎毛亦工初學南唐僞主李煜金錯書本
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風神有餘至晚年變而為畫故
與花傳神宣和畫譜趙昌善畫花果名重一時作折
枝極有生意傳色尤造其妙兼工於草蟲
然雖不及花果之為勝蓋晚年自喜其所得往往深藏而不市
既流落則復自購以歸之故昌之畫世所難得且畫工特取其
形似耳若昌之作則不特取
精而造疎簡而意足宣和畫譜葛
守昌善畫花
其形似直一一者也
鳥跗萼枝幹與夫飛鳴態度率有生意大抵畫人為此者甚多
然形似少精則失之整齊筆畫太簡則失之濶略一一一一

三史卷一百二十一 巧藝部 畫

惟得於筆 與杜甫詩意相參 宣和畫譜樂士宣晚年尤工水墨縑緞數幅惟作水

墨之外者知之 影落練素之間 宣和畫譜魏越國夫人王氏以

淡墨寫竹整整斜斜曲盡其態 疑風可動不筍而成 宣和畫譜文與可守

見者疑其 洋州於篔簹谷構亭其上為朝夕遊處之地故於畫竹愈工至

於月落亭孤檜飄發之姿 也 蓋亦進於妙

也 野王無聲詩 宣和畫譜顧野王畫草蟲尤工多識鳥獸也捫之

若有迹 宜和畫譜丁謙初工畫竹後兼果實園蔬傅粉淺深率

也 中岳壁類韓文南海碑 范公稱過庭錄光祿侍居相府同晁

坐書院中出見良久光祿於坡書笈中見一小策寫云武宗元

畫有 呵呵光祿與晁再三釋之不曉坡

歸疑不已晁輒發問具告曲折云不知何義坡笑曰此戲言耳

武宗元真廟朝比部員外郎也畫手妙一時中岳告成召宗元

圖羽儀於壁以名手十餘人從行既至武獨占東壁遣羣工居

西幕以幃帳羣工規模未定武乃畫一長脚幞頭執搯者在

諸人愕然且怪笑之問曰比部以上命至乃畫此一人何耶武

曰非爾所知既而武畫先畢其間羅列森布大小臣僚下至厮

役貴賤形止各當其分幾欲飛動諸人始大服南海碑首日海

於天地間為物最鉅亦何意哉其後運思施設極盡奇怪宗元

之畫是以 渺然有數百里之勢 葉夢得避暑錄話明皇幸蜀圖

似之也 忽家余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

木禽鳥無一不具峰嶺重復徑路隱顯 見為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

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略備道傍瓜圃宮女有即

圃採瓜者或諱之為摘瓜圖而議者疑元稹望雲騷歌有騎騾

幸蜀之語謂倉猝不應儀物猶若是盛遂欲以為非幸蜀時事

子史書畫 卷一百二十一 巧藝部 畫

者終不能改也
摘瓜圖見一筆長一丈八無接續處
劉跋暇日記楚州勝因院有曹仁熙

畫水有
曹慶中年八十時作
氣韻蕭灑煙林清曠王闕之瀟水筆勢

畫平遠寒林前人所未嘗為
穎脫墨法精絕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畫家百世師也
牛目中

有牧童影周輝清波雜志元章尤工臨寫在漣水時客鬻戴松牛圖元章借留數日以摸本易之而不能辨後客持

圖乞還真本元章怪而問之曰爾何以
別之客曰此則無也
畫牛書齋草欄外夜歸

卧欄中周輝清波雜志江南徐諤得

持以獻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示羣臣俱無知之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積微露倭人拾方諸蚌

脂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

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
兩伯時周輝清波雜志龍眠李伯時畫許元度王逸少

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

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陰圖元度超然萬物之表見於眉

睫逸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安石膚腴秀澤著屐返首與

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意俯仰步趨

之問筆墨簡遠妙絕一時碧林道人梵隆少規模伯時為余臨

寫真偽始不辨更三十年
閩語岳柯程史元祐間黃秦諸君子

世當不知有
所作賢已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八人方据一局投

送盆中五皆絃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

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為卓絕適東坡從外來

晚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一人耶眾咸怪請其故東坡

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

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九

朽一罷鄧椿畫繼畫家於人物必

形似數次修改故曰九朽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

罷罷者畢事也獨忘機不假乎此落筆便成而氣韻生動每謂

人曰書畫同一關捩善書者又豈先朽而後書耶此蓋卓識也

照益孩兒

鄧椿畫繼劉宗道京師人作以手指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

畫土神必富畫

貓無鼠

鄧椿畫繼僧道宏每往人家其家則以逸為先而神妙次之

鄧椿畫繼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撰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黃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

數尺而有萬丈之勢

陳善捫蝨新語文與可嘗有詩與東坡曰擬將一段鷺溪絹掃取寒梢萬丈長坡戲謂與可曰竹長萬丈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研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丈竹哉坡從而賞之遂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因以所畫篔簹偃谷竹遺坡曰此竹一耳

王明清揮麈第三錄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召丞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纔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

里抵一修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

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

命宮人賜奉酌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

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惜墨如金陶宗儀輟耕錄作畫用墨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

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時迥遠近故在六要夏文彥圖繪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一變異合理三也彩粉本夏文彥圖

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粉本夏文彥圖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筆法如春

人畫稿謂之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筆法如春

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筆法如春

蠶吐絲夏文彥圖繪寶鑑愷之博學有才氣丹青亦造其妙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

六法兼備傅染以濃色微加點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夏文彥綴不求暈飾按愷之顧愷之

鑑吳道子筆法超妙為百代畫聖早年行筆差細中年行筆磊
落如蕁菜條

微染自然超出練 吳裝見 下筆皆合詩人句法 夏文彥圖繪寶鑑 趙叔儼宋宗

室善畫多得意於禽魚每 刀頭燕尾 夏文彥圖繪寶鑑 趙光輔工畫佛道

人物兼精蕃馬筆鋒 清濟灌河圖 夏文彥圖繪寶鑑 戚文秀工

勁利名 一筆長五丈自邊際起通貫於波浪之間與眾毫不失次序

超騰回摺畫鑿載常州佛寺後壁有徐友畫水亦名清濟貫河

中有一筆等其端末長四十丈筆法 一筆長四十丈見一扇之

既老波浪起伏相對活動愈看愈奇 夏文彥圖繪寶鑑 戰憲淳能著色山水人物甚

間有十里光景 小青衫白袴烏巾黃履不遺豪髮又作紅花綠

柳清江碧岫 真可愛也 封臂不令私畫 夏文彥圖繪寶鑑 戴

異工翎毛花竹嘗得入閣供奉後因求者甚 艾竹茅梅 夏文彥

眾徽宗聞之 其 故傳世者鮮 六館二妙 圖繪寶

鑑艾淑善畫竹與陳所翁同舍畫龍俱得名時稱六 為稱

館二妙又有茅汝元善墨梅人以 見大竹畫形小竹畫意 夏文彥圖繪寶鑑 毛信卿畫竹自給號

上 之自言 左手王 夏文彥圖繪寶鑑 王輝畫人物

用左手描寫遂 觀飲啄以資畫筆 夏文彥圖繪寶鑑 馮君道畫

目為 養之 其 觀音求畫 夏文彥圖繪寶鑑 賀六待詔家世專畫

者 遂得真 畫石飛去 伊世珍瑯嬛記 王維為岐王畫一大

相其名益彰 時采恩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精

彩一旦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

見空軸乃知一一耳憲宗朝高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風
 兩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為中國之物王不
 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以維手跡
 較之無豪髮差謬始知維畫神妙
 凡三四本蓋偽蜀孟昶所
 生每誕辰荃即畫獻也
 一昉為宣州長史日所
 畫其星法亦昉手自書

五星真形圖

陸友仁研北雜志張可
 與家有周昉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一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二

巧藝部三

博奕

反兩榆魚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克殷盛錢帛無量財貨
 無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

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

射明瓊

見博箭韓非子秦昭王令工施
 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栢

張中一一而笑

之心為一一長八尺棋長八寸而

與天神博

見殺梟韓非子齊
 宣王問匡

勃之日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倩日儒者博乎日不也王日何也匡倩對日博貴梟勝者
 必一一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善義故不博也

荀子一一之博則天府已注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貨財王逸注
 楚辭云投六著行六棋故日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

捉得其齊行由其理

淮南子善博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

何則勝在於

抱朴子善圍棋之無敵者則謂之 左手

數不在於欲

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

為叢投右手自為投

戰國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

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

戰國策叢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

大投分功

戰國策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 一梟五散 戰國策

之所以為能者以散棋佐之也

夫 欲食則食欲握則握 戰國策王

博者之用梟耶

夫 亦明矣 爭道 史記吳王濞傳孝文

注握不食也食者行棋握不行也

皇太子欲博吳太子師博皆楚人輕悍又素驕 善格五 漢書吾

博一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博 善格五 漢書吾

傳吾邱壽王年少以

召待詔注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

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棋行

漢書王莽傳

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策也音先代反

博以八投 漢書王莽傳

昭平能說經

太守可償博進

漢書陳遵傳祖父遂字長子宣帝

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廼賜遂靈書曰制詔太原

一官尊祿厚 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

因日事在元平

棋局取譽

後漢書張衡傳奕 方野 吳志韋曜傳

元年赦令前一

棋局取譽

秋 方野 吳志韋曜傳

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

枯棋三百 吳志韋曜傳夫

敵無封爵之貴獲地無兼土之實

一枰之木孰與

方國之封

牧豬奴戲 晉書陶侃傳諸參佐或以談戲廢

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藉博之具悉

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 擣藉馬 晉書周顛傳顛之死也敦坐

日擣藉者

擣藉馬 晉書周顛傳顛之死也敦坐

子史書

卷一百二十二 巧藝部

博奕

殺因謂教曰周家奕世合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

事何圖不幸

厲聲喝成盧

晉書劉毅傳後有東府聚擣蒲大擲

自貽王法

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謂同坐曰非不

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

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

五木

見一擲百萬宋書武帝

無儋石之儲擣

常若未解

宋書徐羨之傳頗工奕棋觀戲

城太守

宋書羊元保傳入為黃門侍郎善奕棋

戲責宋書謝

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

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

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

殷獻素好擣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

之分以還

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

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

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

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

廉耳設使立清名而合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

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

不至有乏身死

積錢隱人宋書鄭鮮之傳劉毅當鎮江陵高祖

之後豈復見關

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

擲得雉高祖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

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

牀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

禮五子盡黑見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

宋書何承天傳承

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

拙行宋書范曄傳熙先藉

上答

子史書

卷一百二十二 巧藝部 博奕

三

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一以物輸之綜等諸年少既屢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騰為數騰又與戲熙先故為不敵前後輸騰物甚多騰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携捕熙先素有詞辯盡心事之騰遂相與異常申莫逆之好

官賭五擲皆盧

齊書李安民傳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王

方如田封侯狀也安民少時貧窶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置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等此人不知所在

圍棋州邑

齊書王湛傳明帝好圍棋

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脩思莊傳楚之為清定訪問

蕭惠基傳當時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

帝世羊元保為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元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

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

擲輒捷

齊書亦彬傳擲五木子

入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棋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愿曰以此

基登逸品

梁書武帝紀六藝備閑

善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獻徐

間里所患及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於棋射尤善頗嗜

酒每飲或竟日而精神益朗高祖每稱瞻有射棋酒也

奇石禮記

梁書到溉傳溉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棋從夕達旦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

部概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

灑歛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

燒卿貂梁書陸雲公傳雲公善奕棋嘗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

言戲西南風急南史謝弘微傳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

之也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復一客曰

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投局上既佳光景當得劇

碁南史羊元保傳文帝好與元保棋常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

戎元保子破荻為局南史齊武陵王暕傳少時無棋局乃

行勢遂至名品上手談南史齊武陵王暕傳嘗於武帝前與竟

獻王謂暕曰汝與司徒陵王子良圍棋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

瞻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婢偏不知悔通夜不止

魏

甄琛傳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棋棄日至乃手下

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

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

乃以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

惕然慚感遂從許戲李魏書自序初于建為前軍將

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機權廉勇軍十年不徙在洛開暇與吏

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為奕棋時人謂為耽好子建每曰

棋於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為時用博奕可也及

臨邊事凡經五北齊書河南王孝瑜傳孝瑜容

年未曾對局覆棋不失一道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

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對手舊唐書宣宗紀日本國王子入朝

言與之大為蕃人所敬舊唐書新羅國傳聞其人多善奕棋因

璿等至彼其國璿才得意唐書李泌傳七歲知

棋者皆在季鷹之下按璿邢璿為文元宗開元十六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一 巧藝部 博奕

五

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傲者九歲升坐詞
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
若者傲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
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遂巡曰願聞其
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
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靜若一說因賀帝得奇童帝
大悅曰是子精遣日宋史吳越世家上遣中使賜傲文楸棋局
神要大於身宋史章得象傳長而好學美姿表為人
意以卿在假得金一奩莊重楊億以為有公輔器薦之得象嘗
可用此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
宗諤度量去十要宋史潘慎修傳慎修善奕棋太宗屢召對奕因作
廓如此奕說以獻大抵謂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
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
五者庶幾可以言棋矣因舉一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酬博直

金史盧璣傳章帝幸玉泉山詔璣與致仕宰相俱會食
許策杖給扶後預天壽節上命璣與大臣握槊戲璣獲

勝焉從上秋山賜名

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穆天子傳是日也天
子北入於酈

注疑井公賢人

行棋相塞

劉向說苑塞謂之塞也象棋

而隱枋故穆王就之遊戲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
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誦諛燕則鬪而舞鄭女激楚之

功風綵色以滌出機藏機黃憲天祿閣外史善奕者能其
目流聲以娛耳葛洪西京雜記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

戰是以勢大裨聖教葛洪西京雜記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
完而難制葛洪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竇

足以六箸二箸葛洪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竇
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畔

揭道方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
張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一或謂

之究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一博經見終年有福千寶搜

博昌又作大博經一篇今世傳大博經上終年有福神記八

月四日出離房北戶竹下圍棋勝者一爛鞭劉敬叔異

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爛鞭死昔有人

乘馬山行遙望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搏菹遂下馬造焉以策注

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

既還至家坐隱劉義慶世說王中郎以圍棋與輒不競劉義慶

無復親屬是友公以圍棋為手談與輒不競世說溫

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擣菹一嘗一過大

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于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

即送直然後得爛柯任昉述異記信安郡有石室山晉時王質

還經此數四爛柯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棋而歌質因聽之童

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饑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五白李翱五

菹五木元白判厥二作雉背雉作牛王采四盧白雉牛吃采六

開塞塔禿檄梟全為王駭為吃皆元曰盧厥莢十六皆白曰白

厥莢八雉二元三日雉厥莢十四牛三白三日犢厥莢十雉一

牛二白三日開厥莢十二雉如閩厥餘皆元曰塞厥莢十一雉

白各二元一日塔厥莢五牛元各二白一日禿厥莢四白三元

二日檄厥莢三白二元三日檄厥莢二矢百有二十設關二間

矢為三馬莢二十厥色五凡擊馬及王采皆又投馬出初關疊

行非王采不出關不越坑入坑有謫行不擇莢馬一矢為坑

教以常勢薛用弱集異記元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

亭人舍多為尊官有力者之所先積薪棲無所入因沼溪深遠

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曉婦姑皆闔戶

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

適興與子圍棋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堂內素無燈

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間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聲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

開蜀勢至今圍棋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鄧艾開蜀勢見上對御褫裘

薛用弱集異記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雙陸狄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狄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對狄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踰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矣狄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此袍臣猶快快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

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狄——就——其——長行李肇國史補今

拜恩而出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

之博戲有——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黃黑各十五擲采

之散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後人新意長行出焉

關執六馬李肇國史補洛陽合崔師古又好為古文擣補其法

分上為黑下為白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黑乃

為虛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采十四二犢二白為犢其采

十全白為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為十二塞為十一塔為五

禿為四擲為三梟為二六者雜采也貴采者得連擲得打馬得

過關餘采則否新 獨子上局段成式酉陽雜俎天寶末交趾貢

加進九退六兩采 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

節方有禁中呼為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上

夏口嘗為親王基令賀懷智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

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獨子於坐側——乃——局子亂上大

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賀懷智巾上良久迴身方落賀懷智歸

覺滿身香氣非常乃卸幞頭貯於錦囊中及上皇復宮闕追思
貴妃不已懷智乃進所貯幞頭具奏它日事上皇發囊泣曰此
瑞龍腦

四句承除人人國手段成式酉陽雜俎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

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爭先見空處如龍鳳形

念貧道語則為一

段成式酉陽雜俎晉羅什與人蹙融段成式酉陽雜俎小戲中

碁拾敵死子一予因讀應聲曰敘渡入梁武帝召之方奕棋呼殺

遲速名一方謂之蹙戎

闡者誤聽殺之浮休子云梁有楸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

令人遽出斬之帝棋罷命師入中使曰向者陛下合殺已法之

矣師臨死曰我無罪前生為沙彌誤鋤殺一蜎帝時為蜎今此

報數天星馮贇雲仙雜記人能盡貴家碁子馮贇雲仙雜記開

也則徧知棋勢元中一以紫檀

心瑞龍腦為奪造化馮贇雲仙雜記王勃圍棋率下四子成一首

間百用鎮神頭蘇鶚杜陽雜編唐宣宗時大中中日本國王

亦可善圍棋上勅顧師言待詔對手王子出楸玉棋局冷煖玉棋子

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

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冷煖

玉又產如楸玉類楸木琢之為局光潔可鑑及師言與之敵手

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下凝思方敢落指

則謂之一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以伏不勝迴

語鴻臚日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跪對日第三手也師言寔稱國

手王子日願見第一日王子勝第三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

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日小國之第一

不如大國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願師言三十三下鎮神

頭六子皆赤鄭文寶南唐近事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譴

信使者而杖之詈日語劉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

也信間命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凱旋之日師至新林浦犒
 錫不至亦無所存勞也日謁見義祖命諸元勳為六博之戲以
 紓前意信酒酣擲六骰於手日令公疑信欲背者傾西江之水
 終難自滌不負公當一擲遍赤誠如前旨則眾彩而已投之於
 盆一一一義祖賞其精忘憲錢希白南部新書李訥僕射性
 誠昭感復待以忠貞焉下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
 於寬緩往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於前長斜沈括夢溪
 訥觀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算其一矣長斜筆談李商
 隱詩日玉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棋
 局上事最妙是一一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
 有此奉饒天下棋先何遠春渚紀聞棋待詔劉仲甫初自江西
 法入都行次錢塘舍於逆旅逆旅主人陳餘
 慶言仲甫舍館既定即出市遊每至夜分方扣戶而歸初不知
 為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於邸前懸一幟云江南棋客劉仲甫
 並出銀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博負也須
 史觀者如堵即傳諸好事翌日數十豪集善棋者會城北紫霄

宮且出銀如其數推一棋品最高者與之對手始下至五十餘
 子眾視白勢似北更行百餘其對手者亦輟手自得責其誇言
 日今局勢已判黑當贏籌矣仲甫日未也更行二十餘子仲甫
 忽盡歛局子觀者合噪日是欲將抵負耶仲甫袖手徐謂觀者
 日仲甫江南人少好此技忽似有解日人推譽致遠國手年來
 數為人相迫欲薦補翰林祇應而心念錢塘一都會高人勝士
 精此者眾棋人謂之一關仲甫之藝若幸有一著之勝則可前
 進凡駢此句日矣日就棋會觀諸名手對奕盡見品次矣故敢
 出此標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木大勝而失應棋著某
 日某局黑本有籌而誤於應却却致敗局凡如此覆十餘局觀
 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即覆前局既無差悞指謂眾日此局以
 諸人視之黑勢贏籌固自灼然以仲甫觀之則有一要著白復
 勝不下十數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見
 此者即仲甫當攜孥累還鄉里不敢復名棋也於是眾棋極竭
 心思務有致勝者久之不著已而請仲甫盡著仲甫即於不當
 敵處下子眾愈不解仲甫日此著二十著後方用也即就邊角

合局果下二十餘著正遇此子局勢大變及斂子排局果勝十
三路眾觀於是始伏其精至盡以所對酒器與之延款十數日
復厚斂以贖其行至都試補翰林適性范正敏遜齋閒覽刑公
祇應擅名二十餘年無與敵者棋品殊下每與人對局
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雖一著終老不能加
日本圖一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馬永卿嬾
葉夢得避暑錄話著棋竭力不過能進其不貪不怯
所能至於不可進馬永卿嬾
紋楸一路饒偏宜簷竹雨蕭蕭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
火燒守道還如周伏柱麀兵不媿霍嫫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
子同於局上消右杜牧之贈國手王逢詩或云此真贈國手詩
也棋貪必敗怯又無功羸形暗去則一也猛勢橫來則一
也周伏柱以喻不貪霍嫫姚以喻不怯故曰高棋詩也牧嘗云
棋於貪勇之際所得多矣七十更萬日者牧之是時年四十二
三得至七十姚寬西溪叢語蔡州褒信縣有棋師閻
猶有萬日饒人一先秀才說嘗有道人善棋凡對局率一

道人詩云爛柯真訣妙通神一局曾經玉局陸游老學庵筆記大
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宮一石彈棋一松子量陸游老學庵筆記
上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市人有以博戲取
人財者每博必河圖數羅大經鶴林玉露陸象山少年時常坐
大勝號一臨安市肆觀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日官
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
乃買棋局一副歸而懸之空中臥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
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地仙
臨安第一手棋今官人之棋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
丹蔣正子山房隨筆永嘉余德鄰宗文與聶碧窗奕棋余屢北
有賣一者國手也余呼之至給聶云某有僕能棋欲試
數著不敢聶俾對仔連敗數局余自內以片紙書十字
可憐道士碧不識地仙丹聶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雜技

無敢應者

反走耳

木雞見人巧與造化同功

列子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

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願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于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走穆王始悅而歎曰一之乃一偃師見五劍常在空可一者一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中

列子宋有蘭子者以技于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

道進乎技

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者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肯

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一也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若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官止神行批郤導窾遊刃有餘地上刀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刃若新發於硎

見善刀而藏

見捶鉤

莊子大馬之一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八十而不失豪芒

見解閉

呂氏春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合於國有巧者皆來

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

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

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

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

子渡水而無一雖強投高壺淮南子彈琴瑟聲鐘

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投高壺竿敦六博

有法楊子斷木為一椀草跳丸弄劍踰鋒投鈇履組登幢摘盤

緣案抱朴子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技

猶多不閑使之跟持萬仞之峻峭游泳吕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驚飈暴

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為之而周孔不能况過於此者乎

者不知其一人抱朴子彌衡謫作鼓吏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

調館膠絲

戰國策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蚋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

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

一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狗盜雞鳴史記孟嘗君傳

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

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

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

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

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

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

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

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

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

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山客孟嘗君恐追至

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

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

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一

雜技

古

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史記衛綰傳建陵侯衛綰

此二人板之自是之後客皆服戲車者代大陵人也綰以

為郎注應劭曰穿域蹋鞠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其在塞外卒

能左右超乘也注正義曰案蹴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傳劍史記太史

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趙者以論顯注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

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兼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

卞射武戲漢書哀帝紀贊雅性不好聲色時覽蹴鞠漢書

朔傳郡國狗馬注蘇林曰手搏為卞角力為武戲也蹴鞠東方

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按董氏董偃雞鞠

之會見弄馬漢書韓延壽傳又使騎士戲車盜驂注孟康

盜驂見意錢後漢書梁冀傳少為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

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擲錢也懷丸挾彈後漢書王符傳丁

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持掩後漢書王符傳或

或以游博一為持復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叙曰余少曉

事注掩謂意錢也虎賁王越河南史阿魏志文帝紀注

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復每為若神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

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

芋蔗為杖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叙曰常與平虜將軍劉勳奮

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

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一使以下

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

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

也因偽深進展果等前余却脚鄭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
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
軍捐棄故技更受

葛巾角撒碁

魏志文帝紀注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手中角時有一書生

又能低頭以所冠

立騎馬戲

魏志甄皇后傳注魏書曰后年八歲外有

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問

木人擊鼓吹簫

魏志杜夔傳注馬鈞巧思絕世人

之上言此豈女人之所觀耶

上曰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
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
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合

山岳使木人跳九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關

雞變巧

鯀鷓躍鮪鱗引

晉書夏統傳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

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
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

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

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鄉居海濱
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

後作一一飛鷓首撥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
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舡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
心尤異之乃更就舡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

緩服戲馬

宋書傅弘之傳弘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弘之於

有姿制羌胡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初上

騎屋棟打細腰

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內及下馬柄孔猶存

鼓宋書蕭思話傳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

鎔金琢玉

陳書長沙王叔堅傳

並究其妙

拍張得三公不可忘拍張

南史王儉傳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技藝褚彥回彈

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
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彈書上笑曰此盛德之

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故

時以打簇北史余朱榮傳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三局象經為名答五日夜為戲能中者即時賞帛胄

舊唐書呂才傳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不曉其旨太子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為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通乃召才使問焉才尋釋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恭覽

之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藏鈞舊唐書王州伯與佐官胥吏會豪連榻

飲詐或樗蒲以為樂朱梁米弩唐書田頌傳安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

理志誠皆為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梁之一瑾梁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為然善女工遼史蕭尔里也傳便佞鞠不離杖遼史耶律塔不也傳以善擊分明擊毬滑稽

連勝三算

金史按答海傳二十餘御毬場

宗喜日今日之勝此東方朔神異經東皇公與玉女孫之力也賞之獨厚天為之笑投壺梟而誤脫不接者

今電是也葛洪西京雜記京兆有古生者學縱橫揣摩弄矢擣丸樗蒲之術為都採史四十餘年善詭譎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為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於家至今排戲皆稱

矢令還葛洪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

之擊梟於掌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七輪扇

葛洪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作連婆猴伎王嘉拾遺記扶婁之

七輪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顫國其人機巧變化或化為犀象師子龍蛇火鳥之狀或變為虎

兜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

或復數十神怪倏忽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鼠市庾翼晉陽

學焉俗謂之一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藏疆宗懔荆楚歲

衡陽區純作一四方丈餘開門門有一木藏疆時記歲前又

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輒以框拒之藏疆置石磨於車上行十里

為一磨車陸輒磨十斛此車皆以朱絲為飾唯用將車一人車

之戲行則衆巧並蓮花驍顏氏家訓投壺之技近世愈精古者實以

發車止則止蓮花驍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惟欲其驍益多益

善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雅戲顏氏家訓彈棋亦近世

首之名其尤妙者有一消愁釋憤時可為之

知音劉餗隋唐嘉話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一直太常路

行未半坊馬驚墮殆死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刻木獺張

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皆此類也朝野僉載柳州刺史王琬

朝野僉載柳州刺史王琬一為一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

蓋獺口中安餌為轉關以石繩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

則衝魚石發龍躍隼飛矯無遺箭張鶯朝野僉載薛賚惑者善

則浮出矣壺於背後却反矢花師柳宗元龍城錄洛人宋單父字仲儒善

以投之百發百中花師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

白鬪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紙峽

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為一亦幻世之絕藝也蝶馮翊桂苑叢談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

蝶馮翊桂苑叢談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

頗有道術或人召飲若遂合意則索一剪一三二十枚以

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蠅虎對陣段成武西陽

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此事為阻蠅虎對陣雜俎于頤在

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

生別日遊燕不復得進王殊快快因至使院造判官會叔政頗

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

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為一設遂詣會

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技連

擊鼓子筒有一子數十分行而出分為二隊如一勢每擊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二 巧藝部 雜技

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人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

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趙鞠高及半塔 段成式西陽雜俎張芬曾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磴 擊錢擲豆 段成式西陽雜俎建

嘗於福感寺 夏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

豆相去一丈一 意舉止辭色若察囚視盜 段成式西陽

貫於刺上百不差一 驅令人生離或言古語有徵也舉人高映善意驅成式嘗於荆

州藏鈎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鈎亦知其處當時疑有

他術訪知映言但 打驅與張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驅注之必中張遂

寘鈎於巾袋中曼日盡張空拳左有頃眼鈎在張君幙頭左翅

中其妙如此曼後居揚州成式因識之曾祈其術石謂成式曰

可先畫人首數十遣胡越異辨 透劍門 趙璘因話錄軍中有

則相授疑其見欺竟不及畫 幄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劍刃為棖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

審度馬調道端下鞭而進錚焉聞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

宣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饗軍則 雕木作鸞鶴鴟鵂凌雲奮飛

為之所獲賞止於三數匹帛而已 蘇鸚杜陽雜編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

蘇鸚杜陽雜編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觀而悅之 蠅虎舞

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觀而悅之 蠅虎舞

涼州 蘇鸚杜陽雜編韓志和雕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

出及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天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去

志和伏於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稍娛

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伎何試為我作之志和遂於

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 子數不啻一二百

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為五隊令一上令
召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婉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
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令於
上前獵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鷄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小有
可觀即賜以雜綵銀碗志和出宮門悉轉
施於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令官嬪輩
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一之射粉團
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一盤
中一甲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於此戲
者為右偶中者為下
司馬光投壺新格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
者無所措其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壺
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為賢
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
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
偶爾中耳幾乎敗壺
溫開

見前錄康節先生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
錫曰康節應聲曰坐客以為的對可謂善
諱八投程大昌演繁露王莽傳平原女子遲昭平能
矣說經博以服虔曰博奕經以八箭投之烏龜塔
陶宗儀輟耕錄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
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
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
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一一一又見蓄蝦蟆九
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
列大者作一聲眾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眾亦作數聲既而小
者一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請之蝦蟆說法至
松江見一全真道士寓太古庵一日取二鰵魚一黃色一黑色
大小相侔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換接綴首尾異色投放
水內浮游如故郡人衛立中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疊塔說
法固教習之功但其質性蠢蠢非他禽鳥可比誠難矣哉若夫
斷而復續死而復生藥歟法歟是未可知也但劇戲中似此者

月而生管子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阻阻者何

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

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

耳肺發為竅按此段五味五肉分屬五藏

五行與他書不同即與下子華子五藏色象配五行亦不同兩

採以備管子耳之所聽非特雷嚴容畏敬精將至定

筋信骨強管子人能正靜皮膚裕寬心全於中形全於外管子

逢天菑不遇人害管子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管子

為人和乃生管子聾盲啞跛躄偏枯握遞管子不和不生管子

申寡有疥騷終無消醒管子其泉白青其人豎肱勝管子掌孤

必知其食飲饑寒身管子凝蹇而為人管子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

焉此乃管子不銷棄管子皆食管子紉胸管子

裸體管子稱疾管子湯誓尹黑管子晏子長不滿六尺管子

伊管子而短蓬而髯豐管子晏子長不滿六尺管子

上兌下僂身而下聲管子相使管子形同則氣同管子

子華子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管子齋出節受管子

同管子氣動薄神化同滴管子與天地大數通體為一管子

其所以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管子

子史青廷管子卷一百二十三形色部 形體 二

子史青廷

子史青廷

攝有筋無骨 尸子徐偃王 天分地分 列子精神者一之骨骸

地濁 蛇身人面牛首虎鼻 列子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

而有大小 片體 列子汝之 肌色奸黠 列子焦然 盜陰

聖之德 將氣所不受 陽之和 列子若一身庸非盜哉 天地之委形 列子

乎烝日道可得而有乎日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

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 也生非汝有是天地

之委順也孫子非汝 貌色智態匹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

列子人自世至老 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開不可覺俟至後知注世音生

毛 列子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 以濟一 大化有四 列子

世汝為之為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 人自

生至終 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也其在嬰孩志

氣專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

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

焉物莫先焉雖未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也則之

於息焉返 骨立 列子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活 不至不反 列子曰

其極矣 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 將眇者

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

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逝者先識是非故物 龍伯之民短猶數

者則 餘竅 列子子與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 龍伯之民短猶數

十丈 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出之所一

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

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 使 至伏羲神農時其國

人 一 一 焦僂尺五諍人九寸 列子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 一 一 寸東北極有人

修上趨下末僂後耳莊子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

若營四海不知視若營四海見重閭莊子胞有魂交形開莊

其寐也一葉蔽目不見太山鵝冠子夫耳之主聽目之主

塞耳不聞雷霆兩豆塞耳不聞雷霆見上乘天明寄天聰託天智韓非子

以聽於以思慮腸胃為根本韓非子人無毛羽不衣

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戰勝肥韓非子子夏見曾子

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懼今先王

之義勝行不勝衣荀子葉公子高微小短二足無毛荀子今夫

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美食其蔽故偃伸荀子身不肖

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而也偃伸而誣賢是猶

頂者愈衆注伸身之誤天官天君荀子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

心居中虛以治五跂匡荀子譬之是猶偃巫大自以

官夫是之謂為有知也注匡讀為疋廢疾之人五鑿

荀子為堯長舜短荀子帝帝文王文王長周公

正心從而壞堯長舜短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文王

短見仲尼長子弓短見師者呂氏春秋師之愛子也不免乎

故枕之以糠糠其芒不得擅行必有所制呂氏春秋夫耳目鼻

眯子目非利之者也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

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為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九竅寥寥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

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九竅寥寥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

子史書

卷一百二十三 形體

筋骨沉滯血脈壅塞一曲一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為也一曲一有所居則八虛呂氏春秋

注居猶壅閉也 夔非一足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

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

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

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

樂之本也夔能和樂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

也 帶益三副呂氏春秋齊潘王亾居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

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各稱東帝實辨天下

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

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 馬喙淮南子臯陶是謂至

矣注副或作倍 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 兌形

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淮南子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

出其人

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

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兌上大口決毗

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天其地宜稻多兕象西

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未偻修頸印行竅通於鼻

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幽晦不

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翁形短頸

大眉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蠢愚而壽其地

宜菽多犬馬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

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 決毗見修頸印行

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見 上 翁形短頸大眉下尻 見 上 大面短頤美鬚惡肥 見 上 日月風雨 南 子 是故耳目者 困 憊 淮南子休儒瞽師人之 也血氣者 也 者人也人主以備樂 四用 淮南子 時人有 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 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舍而竅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

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

各有所宜而人性齊

淮南子伊尹之與土功也修脛

者使之跖屨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

偃者使之塗

不正因合聯偃人

見兔而缺唇見麋而四目

淮南子孕婦

塗地囚其俛也

豐人杼首

揚子趙魏之郊燕之北鄙凡大人謂之心之樞

機國語夫耳目也故必聽聽而視正聽聽則聰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

於民民歆而德踣踣國語

骨節專車

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

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

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

至禹殺而戮之其

尼曰田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

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苾氏之君也守封

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苾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

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樵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

不過十之三五之門國語且夫口也注口所

數之極也國語貳若體焉

右以相心目國語貳若體焉

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則上貳代舉下貳代

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

履見遠條戚施僬僂侏儒矇矂瘖瘖聾聵僂昏

使仰不可使舉不可使援不可使視

使言不可使聽不可使謀又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

縛蓬條蒙矇侏儒扶盧矇矂修聲聾聵司火

僂昏瘖瘖僬僂官師所不材也以實齋士

虎目豕喙鳶肩牛

曷鼻巨肩 史記蔡澤傳蔡澤不遇而從唐舉相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

先生乎注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蝸垂也 期期 史記張丞相傳昌

巨肩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 史記張丞相傳初

臣口不能言然臣 八尺為侯丞相六尺失侯 張蒼父長不滿五

尺及生蒼蒼長一餘 蒼猿臂 史記李將軍傳廣為

子復長及孫類長一餘坐法 腹中肥 漢書五行志在人

性也短小精悍 史記郭解傳解 密

理疏理 漢書鼂錯傳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

之地少陰多陽其人 盲杜子夏 漢書杜欽傳欽字子夏少好

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 偏盲 見鼻末銳卑

京師故衣冠謂欽為 以相別 漢書

昌邑哀王傳傳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 懸珠編貝

目 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瘳行步不便 漢書趙充國傳將軍

東方朔傳臣朔年二十二長九 手足皸瘃 將萬餘之眾不早及

尺三寸目若 齒若 秋其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

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 寧有利哉 五臧象天六

體象地 漢書翼奉傳 故賊 不能劇談 揚雄

傳為人簡易佚蕩口吃 兩手皆拳 漢書外戚傳孝武鈞弋趙

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

至女 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 大

聲而嘶 漢書王莽傳莽為人侈口蹙頰露眼赤精 長

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

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鴟目

子也青圭 卷一百二十三形色部 形體

虎吻

見

公孫帝

後漢書公孫述傳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白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

恥短陋恐子孫之似

後漢書馮勤傳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

也乃為子伉娶長妻

見

洞精瞋眦口吟舌言

後漢書梁冀傳為人焉肩

眦目

目睛直視語吃不能明了

注

鼎角匿犀足履龜文

後漢書李固傳固貌狀有

奇表

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

注

長頭

後漢書賈逵傳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

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

大耳兒

後漢書呂布傳布目備曰

傳先主身長七尺五寸

美須豪眉

後漢書趙壹傳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

長九尺

望之甚偉

關

後漢書趙壹傳

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

關

後漢書趙壹傳

尼首方面

後漢書高獲傳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為人頎

中有面

後漢書東夷傳東沃沮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復與語不通不食而死

嶂俗意歌舞飲酒鼓瑟見生

長耳垂肩

後漢書南蠻傳珠崖儋

欲令其皆押之以石

鬚長四尺

魏志崔琰傳琰聲姿高

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

其有威重

蜀志馬超傳注馬騰為人長白

而太祖亦敬憚焉

面鼻雄異

八尺餘身體洪大

肩 蜀志馬良傳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膽如斗

大 蜀志姜維傳注世語曰

方頤大口目有精光

吳志吳主傳注

為下邳丞時權生

紫髯

吳志吳主傳注獻帝春秋

堅異之以為有貴象

紫髯

吳志吳主傳注

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晉書

稽遠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嘆恨狼顧晉書

紀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相欲驗之折臂三公晉書

乃名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折臂三公晉書

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杜

相者見曰猶出而祐竟隨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預癭晉書

預癭晉書杜預傳吳人知預病癭揮其智計以瓠繫重八百斤

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頭晉書

預癭晉書南陽王模傳係體質豐偉嘗眼爛爛如磨下電晉書

自稱一按保南陽王模子眼爛爛如磨下電晉書王戎

穎悟神彩秀微視日不眩裴楷見視日不眩見長不滿七尺而

而目之曰戎一視日不眩見長不滿七尺而

腰帶十圍晉書庾敳傳敳字子嵩其聲如雷晉書陸機傳身

髯參軍短主簿晉書鄒超傳桓溫辟為征西大將軍掾溫遷

大司馬又轉為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

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倫為溫

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曰一能令公喜能令公

怒超髯瑜超髯瑜短見謝白而晉書謝石傳石少患面創療之

短故也一謝白而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

隨舐隨差舐處其白此中最是難測也晉書顧和傳王導為揚

故世呼為一此中最是難測也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

入停中門外周顛遇之和方擇益夷然不動顛既過顧指和心

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一頭入謂導曰卿州

吏中有一令僕鬚目驚人晉書劉牢之傳牢之面紫赤

才導亦以為然鬚目驚人色而沈毅多計畫頭小而

鏡童子白黑分明晉書趙至傳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

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日卿一

起之風矣按康嵇康有白起風見有奇骨晉書桓溫傳生未期

此兒一可試使啼面有七星晉書桓溫傳姿貌甚偉一

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面有七星一少與沛國劉惔善惔稱

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
傑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
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
見似

劉司空
晉書桓溫傳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
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

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潛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
甚
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

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抱輒易人
書

桓元傳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常與同輩夜坐於月下
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問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

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元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
名靈寶姝媼每詣溫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

之
重兼常兒
見豹視
晉書王彌傳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

騷擾不作
雙眸洞徹瞳子四轉
晉書盧循傳
善草隸奕棋之藝
當心

士大夫矣

赤毫
晉書劉元海載記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
長三尺餘
有毛三根長三尺六寸
生而眉白

晉書劉曜載記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
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
貌奇有壯骨

石季龍載記年六七歲有善相者
龍顏版齒
晉書慕容皝載記

曰此兒
貴不可言
龍顏版齒
身長七

尺八
一淚
晉書苻生載記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為

寸
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
信乎侍者

曰然生怒引佩刀白刺
赤文隱起成字
晉書苻堅載記背有

出血曰此亦一淚也
赤文隱起成字
曰草付臣

又土玉咸陽臂垂
目有紫光
晉書呂光載記身長八尺

過膝目有紫光
目有紫光
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

脈起成字文曰巨霸
晉書呂光載記光左臂
曰角偃月

德載記身長八尺二寸姿貌
彈棋八勢
宋書王敬弘傳敬弘形

雄偉額有
重文
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

仁史書卷一百二十三形色部

元謂之 **出面露口禿頂拳髮** 宋書臧質傳長六尺七寸 **似畫圖**

仲尼像 宋書自序上以伯玉容狀 **常呼為孔丘** 舊制車駕出行衛尉丞直門常戎服張永謂伯玉曰此

白虹貫日 職乖卿志王景文亦與伯玉有舊常陪輦出指伯玉 **齊書褚淵傳** 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

腋下生乳 敬則年長兩 **敬則傳** 言為宋氏亾徵也

面方如田 齊書李安民傳明帝大會新亭勞 **服蘆茹** 盧帝大驚曰安民曰卿

姿狀纖小 齊書劉瓛傳瓛 **蕭啞** 齊書蕭

允以自銷損 齊書隨郡王子隆傳子隆年二十一 **蕭啞** 坦之肥黑無鬚語聲

數人推扶乃能徒步 齊書袁象傳象形體 **充映有異於眾每從**

車駕射雉在郊野 **行出人上常自俯屈** 齊書扶南國傳房法

太祖驃騎中兵至左中郎將性方簡身長八尺三寸 乘清河人昇明中為

以手握臂月小半分 梁書沈約傳以書陳情於勉曰開年以來

周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

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僂俛解衣一臥支體不

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

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 率計

追之恨肩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

堪惟思 **紫志** 梁書沈約傳約左目重瞳 **龍顏馬口** 梁書范縝傳

是策 子腰有 **聰明過人** **龍顏馬口** 八彩重瞳助

華之容 軒輶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 **河目** 梁書劉

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胆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 **峻傳龍**

犀日角帝王之表

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

陳書馬樞傳凡所居處盜賊不人依

托者常數百家

青睛

陳書徐陵傳陵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惠之相

通睛揚白

新安王伯固傳伯固世祖第五子也生而龜胸目

形狀眇小而俊辯善言論

醜而不陋吃而能

談南史周弘正傳弘正

誹諧似優剛腸似直

卿言目眇眇以愁予耶南史劉孝

綽傳子諒爲梁湘東王所善王常遊江濱嘆秋望之美諒對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爲刺已應曰

從此嫌之

劫胡南史鄧琬傳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劫黑

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懼之明帝卽位

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方頤隆準南史

樂藹傳家居江陵

頭生二角

南史孫謙傳末年七星文南史

舉動藍藉

肉各長一寸

七星文南史

陶弘景傳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

有十餘毛出外二尺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

射魏書宗室欽傳位中書監尙書右僕射儀

常名之曰

是虛王

魏書王惠龍傳初崔浩弟恬問惠龍王

以時人呼爲筆公

氏子以女妻之浩旣婚姻及見惠龍曰

信王家兒也王氏世號鼻江東謂

之

惠龍鼻大浩曰真貴種矣

瞎虎魏書谷楷傳楷眇一目

皆以酷暴爲名

坐仰偃伏

北齊書安德王延宗傳延宗容貌充

時人號曰

壯

北齊書淮南王仁光傳河西

發氣力絕異馳騁

生而無骨

北齊書淮南王仁光傳河西

行陣勁捷若飛

不自支持

蒜髮

北齊慕容紹宗傳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入據潁州又以紹宗

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等率軍圍擊堰洧水以灌

之時紹宗頻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

還恒有

昨來蒜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蒜者算也吾算將

還恒有

子史書

卷一百二十三

形色部

體

左

體

盡乎未幾與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晦冥舟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

龍眉豹頸 北齊書高昂傳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幼稚時便有壯氣長而傲儻膽力過人 姿體雄異 面

如刻畫 北齊書崔陵傳趙郡李渾嘗讌聚名輩詩酒正謹謙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嘆曰身長八尺

立髮委地 北齊書王琳傳琳體貌閑雅 有班

定遠相 北齊書徐之才傳孝綽又云 **智牙** 北齊書徐之才傳武成生龔牙問諸醫尚

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 **齊鬚公**

北齊書許惇傳惇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鬚公顯祖嘗因酒酣握惇鬚髯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

長時人又號 **隱身鞍甲之中** 周書李弼傳弟禰大統元年授撫軍將軍進封晉陽縣子邑四百戶

尋為太祖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櫛跨馬運矛衝鋒陷陣

如是太祖初亦聞櫛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嘆 **兩手各長尺**

之謂櫛曰但使胆決如此何必須要八尺之軀也 **犀額龜背** 隋書劉焯傳焯

餘所宗 **模書知字** 隋書盧太翼傳其後曰 **楊大肚** 北史齊

視遠聰敏沈 **善用三短** 見 **馬面彪身** 北史斛律光傳光字

深弱不好弄 **六指** 北史李諧傳諧為人短小

紀難以楊愔為宰輔使進廁 **左仗下黑色**

因蹇而徐言人言 **連心異體** 舊唐書高宗紀癸丑涇州獻

李諧善用三短 **小兒** 舊唐書李密傳密以父蔭為左親侍常在仗下煬帝顧見

笑工騎射 **形體** 為誰許公

子史精華 **形體** 卷一百二十三

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密也帝舊唐書劉師立傳後眼有赤光人告師立自云

體有非常之相姓氏又應符讖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

如何師立大懼俯而對曰臣任隋朝不過六品身材驚下不敢

輒希富貴過蒙非常之遇常以性命許國而陛下功成事立臣

復致位將軍顧已循躬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太宗笑

曰知卿不然此妄言耳賜帛李緯好髭鬚舊唐書房元齡傳太

六十疋延入臥內慰喻之宗幸翠微宮授司農

卿李緯為民部尚書元齡時在京城畱守有自京師來者太宗

問曰元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元齡但云更

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絳州舊唐書馬周傳中書侍

刺史其為當時準的如此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

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權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

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蘇張終賈正應

此耳然騰面似高麗舊唐書楊再思傳再思為御史

上必速恐不能久耳大夫時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

休常奏請公卿大臣宴於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

戲曰楊內史再思欣然請剪紙自帖於巾却披紫袍

為高麗舞縈頭舒手神彩過人舊唐書楊慎矜傳偉儀形風韻

舉動合節滿座嗤笑高朗愛客喜飲籍甚於時慎名

常覽鏡見其鬚面有於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

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使

我少體弱耶驢耳龍耳舊唐書李忠臣傳建中初常因奏對德

竟如其言甚大甚小卷髮唐書王世充傳世充豺聲

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說之武敢善射方口博唇

通龜策容貌魁岸唐書薛舉傳武敢善射

推步唐書婁師德傳師德長八尺深沈猿臂虎口唐書郭

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

知運長七尺額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唐書柏良器傳

父造以獲嘉令

死安祿山難乃學擊劒欲報賊父友王奐為光弼從事見之曰

爾始能立功乃薦之光弼

短李唐書李紳傳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

胸有七黑子唐書高力士傳力士幼與母麥相失

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在

否力士祖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勳帝為

封越國白眼相公唐書張允伸傳允伸卒詔張公素為節度使

夫人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白燕

人號言音鴻爽唐書齊映傳映為人白哲長大

如猛獸五代史雜傳張彥澤為人驍悍殘

行為人方頤大口垂郭雀兒五代史東漢世家周太祖少賤黥

手過膝宋史王欽若傳欽若狀貌短

癭相宋史王欽若傳欽若狀貌短

之黑王相公宋史王超傳字德用字元輔狀貌雄毅面黑頸

目以下白哲人皆異之閭閻婦女小兒皆呼德用

牛目虎顧宋史蕭注傳安石

於隴城無子聞其在遺腹子有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

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

目光有芒宋史儒林傳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

就鐵色宋史文苑傳賀鑄長七尺面眉目聳拔

質么麼宋史南漢世家有余

疎雋而耳重輪宋史外國大食傳大中祥符五年廣州言大食

寡學術國人無西忽盧華百三十歲

異長髮因吉遼史蕭陶蘇幹傳四世祖因吉

目若風馳遼史逆臣傳察

髮長五尺時呼為

形體

形色部

子史精華

割宇歐辛其父安端嘗使奏事太祖謂近侍曰此子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門膚若蛇皮遼史

傳益都殘忍多髯張口哆金史雷淵傳為人軀幹雄偉

力之氣見於頰間或嚼齒大罵不目光如鵠金史王鬱傳儀狀

休雖痛自懲創餘亦不能變也中有火元史孟速思傳幼有奇質年十五盡通本國書太祖聞

之召至闕下一見大悅曰此兒黑髯使臣元史拜降傳授浙江省理問官時事方草創省臣有

敷奏數令馳驛往咨於朝及引見世祖遙識之喜曰復來耶其見器重如此修眉覆目元史察

兒傳身長七尺左頰三毫見額有赤文如雙樹元

何榮祖傳榮祖狀貌魁偉背面如紫瓊元史

負隆起有相者謂曰于位極人臣且壽相也張起

嚴傳起嚴美髯方頤而眉不任乘馬元史李木曾柳

目清揚可觀望而知為雅量君子道廉訪使會立太禧院除僉太禧宗祔院兼祇承神御殿事詔

遣使趣之還迎駕至龍虎臺帝問子輩來何緩大禧院使阿榮

對曰狎體豐肥唯耳之特逸周書師曠曰曠臣無見為

從水道來是以緩耳人辨也而耳又寡

聞而易窮王子汝小墨墨劉向新序音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

將為天下宗乎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

曠曰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

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

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逐

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

嗜欲無厭諛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

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

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耳何害乎國家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三 形色部 形體

哉 齒堅剛舌柔順 孔叢 卒盡相 目睜 焦氏易林 動喜如其願舉家

蒙 口方舌圓為知樞門 焦氏易林 解釋鈎帶商旅以歡 瘠蠹小瘦 焦氏

易林 以病之瘞 禿齒 焦氏易林 凶門生意牢戶 大足長股 焦氏易

利 食多者長食少者幼 劉熙釋名 齒始也少長之別始乎

也 事業所須 劉熙釋名 手須也 任於恩 班固白虎通 心之為象

火 班固白虎通心所以為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

上故心下銳也耳為之候何耳能徧內 支體主 班固白虎通 目

外別音語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 譚耳為心聽鼻為心 肝之府 班固白虎通 膽者

嗅是其也 也 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

斷也是以肝膽 雉頰而深目虎膺而熊背 吳越春秋 專諸者

二者必有勇也 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

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甚也聞

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

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

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 迎風則僵負風則伏 吳越春

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 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按此要離語 人心惠而目多采 充

論衡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

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

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 足踏二五手把十文 葛洪神仙傳 洪按

人聚 苞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眉廣頰長耳大

目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

形體

三漏門

以周文王時為守藏史

髮大如縷

至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為老子

王嘉拾遺記頻斯國人來朝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為衣

劉義慶世說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

縮如蠶 面似羌 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

劉勰新論孔子 六手 在助述異記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

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 大頭龍驤 崔鴻前

頭大足短軍中稱為 髮至於眉 季繁郭侯外傳周氏既娠凡二

年鼻公 柳宗元龍城錄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

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 卷耳 高樺羣居解頤章慶本

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 女選為妃詣明堂欲謝

而慶本兩耳先卷 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尺餘 段成式酉陽雜

朝士多呼為 夕雌雉皆雉右手中指有 生不怕京兆尹死不畏閻羅王

式酉陽雜俎上都街肆惡少率髻而膚剗備眾物形狀時諸軍

張拳強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脾擊人者今京兆薛公上言

白令里長潛捕約三千餘人悉杖煞屍於市市人有點青者皆

次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劄左膊日 右膊日

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 白舍

人行詩圖 段成式酉陽雜俎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

合其自解背亦能閻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

則有一人持盃臨菊藁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日

纈纈窠鎖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 腋下有兩肉翅長數寸

無完膚陳至呼為 也 形色部 形體

段成式西陽雜俎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即韋誕白首

處有人鈴下能着屐登緣不異踐地明帝怪而煞之

覺元 段成式西陽雜俎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

日始 元華 見 虛監 見 冲龍玉 見 始梁 見 影神 段成式西陽雜俎

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

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 一名右皇二名翹翹三名洩節

樞四名尺息五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因舊抄九影名在

麻面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魚全食不辨

聲如鼓簧若成韻節 段成式西陽雜俎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

州伶人伺其寢 頭中有珠 杜光庭錄異記洪州北界大王埠胡

即譜其聲按之 氏子亾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

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

里咸異之其家令此子以舡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間江岸險

絕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舡勢抵岸力不能制沙堆岸崩穴中得

錢數百萬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

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

及中道所馳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舡所抵處岸中得錢

馬所跑處亦恐有物因令左右勵之得金五百兩齋之還家他

日復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 使人誘之以其狎

熟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半毬子形失珠

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咸共嗟訝自是此子精神減

耗成疾而卒其家 宜為隆儒殿學士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邇英

生計亦漸亾落焉 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

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原叔久在講筵 口能納拳 王偁東

而身品短同列戲之曰 推首 馬令南唐書義死傳

王黼傳黼善風姿面如傅粉鬚髮與 朱令贊大將軍業從

目中精色盡金黃張 自 其 朱深眼 見 玉樓銀海 趙德麟侯

子也常從業軍初為小校趨捷 善射 鷹目軍中號朱深眼 上 鱗錄東坡

子也精色盡金黃張 自 其 朱深眼 見 玉樓銀海 趙德麟侯

善射 鷹目軍中號朱深眼 上 鱗錄東坡

子也精色盡金黃張 自 其 朱深眼 見 玉樓銀海 趙德麟侯

在廣州日作雪詩云凍合一寒起粟光搖一眩生花人不
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王荆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
兩肩為玉樓以目為銀得坤爻六二之動葉夢得石林燕語召

海是使此事否坡笑之丞相微仲性沈厚剛
果遇事無所為屈身幹長大而方望之偉然初相蘇子瞻草麻
云果毅而達兼孔門三子之風直大以方蓋

以戲之微仲終身以為王闢之灑水燕談錄寇萊
恨言固不可不奮也骨類盧多遜
者日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岳珂

退庶免深禍蓋君耳後果如其言倚市簷程史
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
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勅一憇坐如堵墻不可出出輒傾市
從觀之日嚼斗餘無所得食困適野為巨室受肖其外氏陸游

困粟蓋立困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老學
庵筆記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節外甥亦然或
云襄陽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道輔之姊嫁子宣故子孫一

聲雌步碎陸游老學庵筆記韓魏公一文潞公一天
相者擬其少英偉之氣予為編修官時一日與沈持要尹少稷
見公於鄴堂閣公忽盛怒曰張德遠以元樞輒受三省樞密院

訴牒雖是勳德重望亦豈當如此方言此時精神赫然目光射
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生未嘗見公龍爪陸游老學庵筆記慶
怒古人有貴在於怒者此豈是耶曆中河北道士賈衆

妙善相見豫章黃庠手曰左手得一雖當魁天下而不脛骨
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為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脛骨

大如柱陸游南唐書盧文進傳嘗至無定鬚若綠坡竹王林野
曾直次炳之玉版紙詩韻曰王侯一王一羅雉王林
寢髯奴詞曰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野客

叢書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司馬光如周必大羅大經鶴林玉
為一雜正作矮字呼也露壽皇一日燕

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耳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

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一

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閒之福十有餘年二十

八文周密齊東野語古之所謂度詞即今之隱語而俗所謂

陀印周密癸辛雜識續集湖州貴涇坊有周津液涎淚皆水張

才文始真經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應棗應榆

張仲才文始真經寓目舍肝張仲才文始真經魂畫一魄

頌陶宗儀輟耕錄項後白髮曰宣髮陶宗儀輟耕錄人之

日算髮以為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為心役

不能上應乎髮也然本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赤髮則亦

可作蒜易說卦巽為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

宣黑白雜為一據此則常用宣字為是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三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三 形色部 形體 宣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四

形色部一

容止

敬發其充

管子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

善氣迎人

管子

親如氣淵

管子精存自生其外安樂內藏以為泉源浩然和平以為

正形飾德

管子形不正者德不

來中不精者心不治 萬物畢得翼

意行似天

管子利不誘

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

欣然淵然

管子東郭郵曰夫喜樂者鐘鼓之色

其身是謂雲氣 清靜者縲經之色也

顏色整齊

管子中心必式循

一曰寡人之所說者列子伯昏瞀人北敦杖蹙之乎頤面而立

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莊子鴻蒙拊髀雀躍卑阪莊子子貢

不言而出莊子吾弗知吾弗知卑阪莊子子貢失色頊頊然不

自得行三十莊子士成綺雁行避影莊子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

而顙顙然而口闕然而莊子公孫龍口呿舌舉莊子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進

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莊子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莊子一若成嘖有為嘖笑有

為笑韓非子吾聞明主之愛一嘖由禮則雅荀子容貌態度進

不由禮則夷固荀子其冠絕其纓禁緩其容禹行舜趨荀

辟違庸眾而野荀子簡連注簡連傲慢不前之貌猶若荀子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

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

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

下且孰肯諫汝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也孔子曰

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

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

日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

矣哉注猶若戰者不習使人戰者嚴駟呂氏春秋公子杳相周

舒和之貌申向說之而戰公子杳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

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也意若陵上之木呂氏春秋君子之容

乎取舍不悅揚子轉目也梁益之間瞋目汨遙揚子

而心甚素樸矐矐日矐轉日顧視日矐吳楚日矐

子史精義 卷一百二十四 形色部 容止 三

疾行也南楚之
外日汨或曰遙
馨折抱鼓
抱朴子立則
拱則
恭恭然如不足溫溫

然如有就
文中子其接長者
接幼者
動徐行方
文中子子開
居儼然其

也一若有所慮其
也一若有所畏
晉侯爽二
國語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
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取

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日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
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

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交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
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口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

其名夫日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底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
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
吾是以云
情

華
國語貌
面很
國語知宜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日不如宵也
宜子日宵也很對日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
心
心很敗國
雀立不轉
戰國策
書
錯臂
戰國策被髮
文身
奎

衽既越之民也注以兩
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
被服造次必於儒者
史記五宗世家河
間獻王德以孝景

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
儀狀端正
史記儒林傳
太常釋民年

十八已上
者補博士弟子
天姿善為容
史記儒林傳孝文帝時徐生以
容為禮官大夫傳于至孫徐延

徐襄襄其
不
股栗
史記酷吏傳濟南矚氏宗人三
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

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
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矚氏首
儻蕩不備
漢書

惡餘皆
注徐廣曰髀脚戰搖也按都郵都
儻蕩不備
史丹

傳丹為人足知愷悌愛人貌若
奮髯抵几
漢書朱博傳齊
部舒緩養名博

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
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就職博
日觀齊兒欲

以此為俗耶注
容貌堂堂
後漢書伏湛傳湛
國之光暉
遇妻子若嚴君

後漢書張湛傳於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脩整容姿

趨步有出於眾後漢書虞延傳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

豈若此人特賜與馬衣服溫偉後漢書鄭康成傳身長八尺飲

溫恭有蘊藉後漢書桓榮傳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

厭不以辭長勝人儒攝須理髯後漢書蔡邕傳

者莫之及特加賞賜攝須理髯後漢書蔡邕傳

胡老乃含笑援琴常以法度自整後漢書黃琬傳才樵字

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名畧所在稱祀後漢書郭太傳茅容字季

莫見家人莫見憶容避雨危坐後漢書郭太傳茅容字季

於野時與等輩樹下眾皆夷距相對容獨愈恭林宗

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宿且日容殺鷄為饌林宗謂

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狀如學道後漢

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狀如學道後漢

羽傳向羽字甫與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少為書頭沒杯案魏

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又似狂生頭沒杯案魏

武帝紀注曹騰傳曰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華獨坐魏

華歆傳注華嶠譜敘曰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鬼躁鬼幽魏

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鬼躁鬼幽魏

管輅傳注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為已有凶

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

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

若無手足謂之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燦

浮容若槁木謂之故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奇雅蜀

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按何謂何晏鄧謂鄧颺奇雅蜀

諸葛亮傳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吳氣候分明志

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一其敬重之

朱然傳然長不盈七尺一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

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胆定尤過絕人

日欽欽見骨體不媚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曰翻放棄南方云

嗚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龍章鳳姿晉書嵇康傳康早

使天下人知己者足以不恨龍章鳳姿孤有奇才遠邁不

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善於俯仰晉書李

骸不自藻飾人以為一天質自然善於俯仰勢載記

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善持音儀宋書張敷傳一盡

四圍一時人異之善持音儀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

念相聞餘響顏嗔謝笑宋書顏竣傳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

久之不絕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

姿甚美賓客嗜謔常歡笑答之時人為之語曰一竣一而與人

官一莊一而蓬首緩帶風貌清嚴宋書孔覲傳先是庾嶷之為

不與人交觀代之衣服器用莫不粗率蘭臺令史並三吳當人咸有

輕之之意緩步便得宰相齊書褚淵傳淵美儀貌善容止俛仰進退咸有

明帝常嘆曰褚淵能一銜鬚咀之齊書柳世隆傳劉懷兵射

納之攘兵燒營而去火起乃覺攸之怒一空中俯仰齊

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婿張平慮斬之軍旅大散空中俯仰書

張敬兒傳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乃於密室中蠅冕所

屏人學揖讓答對一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蠅冕所

照更生風采齊書庾杲之傳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杲

之為一陛下故當與其即真風形瓌潤齊書胡諧之傳諧之

善自居處坐常危

子史書卷一百二十四形色部容止

滕行則曳步

齊書張融傳融風止詭越

風

采稜峴

齊書沈文季傳文季

公庭就

列容止出人

梁書何敬容傳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

雅

梁書賀琛傳每見高祖語常移晷刻省中為之語

復見衛杜

在日

梁書何炯傳何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

嵇叔夜

梁書伏曼容傳曼容素美風采帝

見英朗

梁書伏挺傳伏挺少有盛名徐勉以疾還宅挺致書勉

魯國之名駒遺雲中之白鶴

局宇詳正

陳書沈君理王瑒陸綬

道廊廟嘉猷諒以操履敦脩

經日容

我見謝道兒未

止可觀

詩言其儀罔忒彼三子者其有斯風焉

嘗足

南史謝述傳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

人曰

將軍劉湛並與述為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

覺此生芳蘭竟體

南史謝覽傳梁武平建鄴朝士

覽時年二十餘為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

意氣閒雅視瞻聰明

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

想謝莊政當如此

自此仍

南史王彧傳美風姿為一時推謝袁粲

被賞味

南史袁粲傳愨孫峻於儀範廢帝僕之迫使走愨孫

有凌雲氣

南史齊宗室衡陽王道度子鈞傳吳郡張融清抗絕

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

容止

七

衡陽王

其風情素韻彌足可

趨進轉美

南史齊宗室南

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其見賞如此

豐伯赤斧子穎胄傳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

高帝謂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

靡

南史齊臨川獻王映傳

手自捶擊

魏書宗室子華傳性甚福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

應接賓客風韻

親友也見侮罵遂即去之

以文見美

魏書任城王澄傳蕭隲使

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彞曰往魏任

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

也風神外偉黃中內潤

清河王懌傳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

彭城王勰甚器異

之並曰此兒

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

人舉措

魏書尉地干傳地干奉上忠謹尤善嘲笑世

舉止風流

祖見其

有似儒者

魏書賀狄于傳狄于在長安幽閉因習讀書

有不可

史通論語尚書詩經

犯之色

魏書于烈傳烈善射

風彩閑潤

魏書盧元明傳涉歷

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

欽愛之及或開府引為兼屬仍領部曲

聲姿清亮進止可觀

魏書宋弁傳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

而對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

相愛舉動可更為一行

魏書裴粲傳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

後因九日馬射勅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為州牧粲往脩謁

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

謂粲曰

不以霑濡改節

魏書裴粲傳曾詣

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

眼光奕奕

北齊書

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

瑯邪王

儼為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脩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

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瑯邪王

數步射人向者斲對不覺汗出
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媿裴

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
北齊書崔瞻傳楊愔欲引瞻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

子省因問思道曰我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
理當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

流所以才華見沒惜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惜又曰
昔裴瓚晉世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

宿衛者肅然動容
服章有殊於

眾周書獨孤信傳信既少年好自脩飾
側帽周書獨孤信傳信

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有戴帽者
在秦州嘗因獵日

咸慕信而焉其為隣境及士庶所重如此
容止堂堂足為

當今模楷周書長孫紹遠傳太祖每謂羣公曰長孫公任使之
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冠何足多也然其

獨坐滿榻隋書韋藝傳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
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

人畏懼莫

敢仰視

平生未嘗廻顧

隋書太子禮成傳禮成年七歲與姑之

關顯母每謂所親曰此兒

縮鼻笑

北史崔陵傳素與魏收不

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

天人

北史崔子約傳子約武定

則魏子收之憾不釋

中為平原公開府祭酒與

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瞻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久立子

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為

也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北史李諧傳諸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

中曰李諧也問之果然承受綸言有若成誦舊唐書溫彥

於宣吐每奉使人朝詔問四方風俗私居拱手內

聲韻高朗響溢殿庭進止雍容觀者拭目端凝若植舊唐書

齋束帶舊唐書柳仲郢傳仲郢以禮法自持

未嘗不未嘗不未嘗不

容止

容止

容止

為太常寺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闕於廷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一一一一問其姓名翰林學士李珣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也乃召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進止閑華唐書宗室復從父若水為左金吾大將

識舊儀每宣勞指贊軍兼通事舍人容貌瓌偉在朝三十年多有可觀者唐書姜行本傳行本性恪敏所居官雖一一祁寒烈暑無懈容唐書陳叔達傳叔達明辯

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善為容每占奏一一加有巧思凡朝唐書陳叔達傳叔達明辯搢紳屬目善為容每占奏一一

江左士客長安或唐書韋陟傳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居常簡貴公一一視僚黨警然其以道

誼合雖後進唐書韋陟傳賦天性質厚每離會不雪立不徙足敢離立笑言嘗大一一在廷者皆振裾

更賦一一雪甚唐書王邱傳一一氣象清古行脩潔於詞賦尤高笑不改

容五代史唐臣傳周德威狀貌雄秀峙金史顯宗諸子從憲傳

善騎射待府僚以禮秩滿俊鶻脫帽撰兼太常博士改授左司

去者皆有驢帝尤愛重侍臣曰仲畧精神明健如一一又曰李仲畧健車也神

采煥發如神仙中人元史趙孟頫傳孟頫才氣英好惡咸發於

聲逸周書三曰誠在其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實氣初生物

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醒醜心氣寬柔

者其聲溫和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備勇氣壯力聽其聲

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以其前觀其後躅足逸周書師曠

溫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口口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

自古誰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足

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師曠東一其一日善哉五氣善哉王子日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是以數也

誠於中發形於外逸周書民有五氣喜怒哀懼憂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悲之氣皆隱之陽氣必見

以愉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瞿然以靜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可新之色誠潔必有難汗之色

誠口必有可信之色質浩然因以安偽蔓然膜拜天子傳天

亂以煩雖欲改之中色弗聽此之謂觀色董仲舒春秋

口吾黃金之環三五朱帶具飾三目說耳說心說繁露衣服中

而容貌恭則一矣言理應對遜則一矣好仁厚而惡淺薄

就善人而遠僻鄙則一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

也免且之容焦氏易林其恭和謙致樂君子攸同攘臂拯肘焦氏易林

可止很戾復側弁垢顏荀悅中鑿符表徐幹中論夫容

狠無與為市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

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孤松獨立劉

慶世說山公曰嵇叔夜清風拂人劉義慶世說謝太傅云小時

巖巖如冰衿劉義慶世說邴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

誠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

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

王公攝其次日後而未期亦欲盡所懷願朗朗如日月入懷劉

公勿復談邴遂大曠劉而出一言慶世說時人曰夏侯太初

之李安國頽唐如玉山之將崩頽玉見雞羣野鶴劉義

說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若不堪羅綺劉義慶世說

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王丞相見衛

洗馬日居然有羸形雖復
終日調暢
來如
朝一
長仁與諸弟人吳欲仕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
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
姿
密雲
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
坐此被青飄飄舟者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問風俗不屑此事
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
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按密雲無淚也
齊魏間以人有儀知
可喜者謂之
罕與人交衆中
然可畏日爲

洗馬日居然有羸形雖復
終日調暢
來如
朝一
長仁與諸弟人吳欲仕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
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
姿
密雲
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
坐此被青飄飄舟者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問風俗不屑此事
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
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按密雲無淚也
齊魏間以人有儀知
可喜者謂之
罕與人交衆中
然可畏日爲

洗馬日居然有羸形雖復
終日調暢
來如
朝一
長仁與諸弟人吳欲仕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
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
姿
密雲
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
坐此被青飄飄舟者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問風俗不屑此事
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
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按密雲無淚也
齊魏間以人有儀知
可喜者謂之
罕與人交衆中
然可畏日爲

洗馬日居然有羸形雖復
終日調暢
來如
朝一
長仁與諸弟人吳欲仕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
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
姿
密雲
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
坐此被青飄飄舟者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問風俗不屑此事
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
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按密雲無淚也
齊魏間以人有儀知
可喜者謂之
罕與人交衆中
然可畏日爲

洗馬日居然有羸形雖復
終日調暢
來如
朝一
長仁與諸弟人吳欲仕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
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
姿
密雲
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
坐此被青飄飄舟者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問風俗不屑此事
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
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按密雲無淚也
齊魏間以人有儀知
可喜者謂之
罕與人交衆中
然可畏日爲

洗馬日居然有羸形雖復
終日調暢
來如
朝一
長仁與諸弟人吳欲仕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
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
姿
密雲
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
坐此被青飄飄舟者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問風俗不屑此事
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
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按密雲無淚也
齊魏間以人有儀知
可喜者謂之
罕與人交衆中
然可畏日爲

洗馬日居然有羸形雖復
終日調暢
來如
朝一
長仁與諸弟人吳欲仕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
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
姿
密雲
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
坐此被青飄飄舟者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問風俗不屑此事
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
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按密雲無淚也
齊魏間以人有儀知
可喜者謂之
罕與人交衆中
然可畏日爲

洗馬日居然有羸形雖復
終日調暢
來如
朝一
長仁與諸弟人吳欲仕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
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
姿
密雲
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
坐此被青飄飄舟者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問風俗不屑此事
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
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按密雲無淚也
齊魏間以人有儀知
可喜者謂之
罕與人交衆中
然可畏日爲

妍醜

夷姤
管子其泉黃白其人
注夷平也姤好也
蒙俱首
子華子今有美麗佼好之
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

之以
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
以輕純阿禡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
病僂丈人
列子孔子顧謂
弟子曰用志不

分乃疑於神其
美髯
莊子
支離其形
莊子支離者
願隱於齊肩高

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性鍼治繯足以餬口鼓篋
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微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
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
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無脹
莊子
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夔夔大瘦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

全人其
夔夔大瘦
見
曲僂發背
莊子
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

脰肩肩
夔夔大瘦
見
曲僂發背
莊子
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

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注 映麗戰國策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

城北徐公戰國策 如婦人好女史記留侯世家太史公曰余以為其人計

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史記張丞相 肥白如瓠史記蒼坐法當

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時王 美士見 貌侵史記武安侯

斬解衣伏質身長大時王 美士見 貌侵史記武安侯

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史記武安侯

生貴甚注韋昭曰侵音 身體鴻大漢書王商傳為人多質有

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威重長八尺餘

容貌甚過絕人和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

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

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漢書 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見 美麗自喜漢書

歎曰此真漢相矣後漢書馬援傳為人 眉目如畫見 狀醜不可示

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見 眉目如畫見 狀醜不可示

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後漢書承宮傳永平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詔宮拜博上遷

遠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懇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

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敕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

識實者也臣以 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

魏應欽頤折額 後漢書周燮傳燮生而醜狀駭人其

代之欽頤折額 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與

我宗者乃此兒粉白不去手 魏志何晏傳註魏畧晏性自喜

也於是養之粉白不去手 動靜行步顧影 有

姿望晉書何劭傳劭雅 姣無雙晉書石苞傳石苞字仲

有智局容儀偉麗不脩小節時玉人 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

人為之語曰石仲容玉人 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

理義時人謂之玉山照映 見觀者如堵 晉

如近玉山照映人也按叔則楷字 玉山照映見 觀者如堵晉

衛玠傳玠字叔寶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

塵尾與手同色晉書王衍傳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元言唯談

老莊為事每連璧晉書夏侯湛傳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

同輿接茵京投果晉書潘岳傳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詠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

皆連手縈繞之以遂滿車而歸時張小兒以瓦石擲之見

姿容既妙迴策如縈晉書王湛傳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

騎者無以過之善濯濯如春月柳晉書王恭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曰

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奴僕之下者晉書趙王倫傳會

孫秀孫秀我會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晉書杜乂傳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

此神仙中人也狗面晉書符朗載記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

人面而狗心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以形骸為官齊書王

才惠國寶貌美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以形骸為官裴等傳

論史臣曰內侍樞近世為華選金璫頰耀朝之麗服久志儒藝專授名家加以簡擇少姿簪貂冠冕基蔭所通後才先貌事同

謁者斯違舊矣辟強之在漢朝幼有妙察仲宣之處魏國見貶容陋何戢之讓雖未能深識前古之美與夫尸官

視服何小褚公齊書何戢傳戢美容儀動止與王謝一雙阮翰

等級哉褚淵相慕時人呼為年少堂堂梁書王茂

傳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有風貌一或一不妄交遊身長八尺潔白美容觀齊武帝布衣時眉目疎朗神

見之歎曰玉茂一如此必為公輔之器

彩爽發 梁書張纘傳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 靡顏膩理哆嚙願

頰 梁書劉峻傳 形之異也 **雙珠** 南史謝靈運傳孟顛字彥重平

並美風姿時 **肥癡瘦狂** 南史沈慶之傳沈昭畧性狂雋嘗逢王

人謂之 乃一而一約日汝是沈昭畧耶何乃一而一昭畧撫

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皮膚若漆**

南史焦度傳度容 **面如冠玉鬚似蝟毛** 南史鮑泉傳泉美鬚髯

貌壯醜 不尅元帝以書責之日 徒勞繞象 **生犀** 南史陸驗傳驗本無藝

還疑木偶 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 **織妍白皙如美婦人** 魏書崔浩傳浩

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 **醜舍人** 北齊書荀上遜傳世祖昨轉

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 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

見用會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

名乃云 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

獼猴面科斗形 北齊書宋游道傳時人語曰遊道 醜者必無情 王

子晉後身 舊唐書張易之傳易之為奉宸令引辭人閻朝隱薛

以為笑樂若內殿曲宴則二張諸武侍坐樗蒲笑謔賜與無算

時諛佞者奏云昌宗是 乃令披羽衣吹簫乘木鶴

奏樂於庭如子晉乘空辭人皆賦詩以美之崔融為其絕唱 **狀**

其句有昔遇浮邱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 **貌醜異** 舊唐書許敬宗傳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縉經率

更令歐陽詢 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為御

史所劾左授洪 **蓮花似六郎** 舊唐書楊再思傳易之弟昌宗以

州都督府司馬 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

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為 目類脚短 舊唐書封常

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 清傳常清孤

貧年三十餘屬夫蒙靈譽為四鎮節度使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頗有材能每出軍奏僦從三十餘人衣服鮮明常清慨然發憤投牒請預一僦常清細瘦——而跛仙芝見其貌寢不納明日又投牒仙芝謂曰吾奏僦已足何煩復來常清怒倨謂仙芝曰常清慕公高義願事鞭轡所以無媒而前何見拒之深乎公若方圓取人則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

膊上無項胸前有頭 舊唐書崔善為傳武德中歷內史舍人尚書左丞甚得譽諸曹令史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偃嚙之曰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全——

別——高祖聞之勞勉之曰澆薄之人醜正惡直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愚暗遂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斯事因購流言者使加其罪 **碧鶴雀** 唐書裴寬傳寬性通敏工騎射彈棊投壺畧通書記景雲中為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誥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洗問狀答曰寬義不以包苴汗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誥嗟異乃引為按察判

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誥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 **佻陋** 唐書陸羽傳羽貌體陋甚——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祀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 **姿采如峙玉** 唐書鄭畋傳畋為人仁恕——權吾族無類矣

面如冰玉唇如渥丹 元史李洞傳洞骨髯清峻神情開朗秀眉疎髯目瑩如電顏——而——

然峩冠褒衣望之者 **性無鬚眉** 孔叢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疑為神仙中人也 **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 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縱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彼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

子也青 卷一百二十四 形色部 妍醜 七

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秀肝背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一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彼徒患德子高

之不卻美也不病毛髮之不茂也鬚髯如戟面正紅白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兩兩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吉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脩八尺一市

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祖龍始見形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也籍孺幸於孝惠即通愛於孝文無細節之才微薄之能偶以

有晏子之風周其文汝南先賢傳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

影亦好劉義慶世說任育長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兼葭倚玉樹**劉義慶世說魏明帝

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元其**逆流蝦蟆**張鷟朝野僉載周張元一腹粗而脚短項縮而眼跌**水月**

坐時人謂**肉杓**段成式酉陽雜俎黃鬴兒矮陋機惠明皇**清粹端美**孫光憲

觀音**玉界尺**孫光憲北夢瑣言太傅致仕趙光**若冰壺**孫光憲北夢瑣言唐光啓中成

道士何宗一**羅浮茯苓精**東坡志**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為童子狀貌肥黑矮小子嘗戲之曰此也俗諺曰下有茯苓上生兔絲因名之曰苓之字

表絲且祝老何善待

人樣子

范公稱過庭錄神廟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遍士族中求之莫

之壯長非庸物也

中聖意御帶器械狄詠頗美丰姿近臣奏曰不知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為

西字臉

張端義貴耳集有一以官得郡陞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一語云裹上幪頭

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在外日早

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劄稱指殊不知西字臉先人之言所以動壽皇之

笑也

面落鑑中妻怖遽倒

釋文瑩湘山野錄佑有文而容陋其妻右僕射嚴績之女有絕態一

日晨粧佑潛窺於鑑臺其

身軀與堂上公案相等

陶宗儀輟耕錄孔某者皇慶癸丑間為江浙省掾史

一佑怒其惡已因棄之拔佑潘佑

短小

凡呈署牘文必用低凳閣足令高脫歡承

子華子心胸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嶽嶮太行雁門橫塞

之——之關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冰之炎

與冰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革四擴則裂胃

中滿則充薄氣發暗惴怖作狂積憂損心氣乃焦

莫便乎恕

子華子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

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凌

波而先濟跋而望乎

性猶水然

子華子人之——其——水之

後之人便於恕故也

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

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

能反其本初則還復凝於自性者矣

柔心

列子——而弱

須臾

之忘可復得乎

列子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

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
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
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寤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
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不覺天地之
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
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
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
氣專志 列子其在嬰孩
和之 **真樂真知** 列子無樂無知
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列子姑射山在海河
不食五穀 列子務外游不知
務內觀 外游者求備於物內
觀者取 **惴惴縵縵** 莊子小恐
心闕 莊子與接為
凄然似秋煖
然似春 莊子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額
坐忘 莊子
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相以其先聖子孫而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
從祀夫子廟庭公之子參知政事惡孔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
退丞相曰他祖公容得參政父親坐參
政反不容他一箇子孫立耶許大慚

性情

無根而固 管子
六氣 管子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
正平 管子凡民之生也必以
怒哀樂 必以喜怒哀樂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
以寧 管子彼心之情
人生以歡 管子凡
天植 管子凡將立事正彼
一意搏心 管子四
血氣既靜 管子氣意得而天下
耳目不濡雖遠若近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 管子氣意得而天下
服心意定而天下聽

管子 性情 二

心能執靜道將自定

管子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

心中有心

管子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一之又一焉

智舍

管子心也者

心不為九竅

管子九竅治

滌除元覽

老子能無疵

躁勝寒靜勝

熱

老子清靜為天下正

徑寸之地如炎如水

子華子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

交滑如理亂焚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

夫所謂神明者其

以我矜願接彼忿悁何為不關

子華子今子之言曰謹志

於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子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

之意而一之之心一而一且不止小則囂凌大則碎首穴胷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

靈臺

顏回曰同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同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同益矣曰何謂也曰同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同益矣曰何謂也曰同矣仲尼蹙然曰何謂

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道此謂坐忘

蒿曰莊子今世之仁人毘陽毘陰莊子人大喜耶於排下進

上莊子老聃曰女慎無擾人人心心上而上下上下囚殺淖

約柔乎剛強廉潔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

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廉潔雕琢見俛仰之

縣而天憤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間再撫四海之外見淵而靜縣而天形體保神莊子各有儀則

謂之趣舍滑心莊子使性飛揚與憂俱生莊子人之生也

性何之苦也其為為性萑葦蒹葭莊子故齒莽其性者欲心若懸

形也亦遠矣

於天地之間莊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蟬不得成

焚和見戚醮而不可謂憂矣五綦荀子夫人之情目欲

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百樂荀子故一者生於治國者

逐樂而緩治國天情荀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

者非知樂者也哀樂藏焉夫是之謂虛一而靜荀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日心未常不臧也然而

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常不動也然而

謂靜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荀子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也

謂之虛不以夢劇亂知荀子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

謂之靜形之君荀子心者山中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

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

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

其物也雜博其心如槃水荀子故人心譬於水正錯而勿動

情之至也不貳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

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

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

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

則不足以決粗理也又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精合

感應荀子性之和所生象道工宰荀子辯

心之也心也天之就性之質情之應荀子性者

子也青雀

卷一百二十四

形色部

性情

三

之憂無一呂氏春秋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

日之樂也四六之塞貴富顯嚴各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

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

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一者不蕩乎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

清明清明則虛虛則說臭呂氏春秋人有太臭者其親戚兄弟

無為而無不為也說臭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

上海土人有其者春女思秋士悲淮南子一而物化矣人之

晝夜隨之而勿能去斗極淮南子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

營桑葉落長年悲淮南子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文公

也注桑葉落長年適善惡之馬揚子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

懼命盡故感而悲潛天潛地揚子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一而

人氣也者所也歟天一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

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心度國語不能深知君之懸旌戰國策

於人乎况於事倫乎懸旌楚王曰

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齋精漢

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一而無所終薄齋精書

宣帝紀飭躬密靜有思漢書薛宣傳宜為人好威儀進止雍

祈為百姓密靜有思容甚可觀也性一思省吏職

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為矜潔自貴後漢書寇榮傳榮少

設方畧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矜潔自貴知名桓帝時為侍中

性一於人少所與心亭亭後漢書蔡邕傳練余心兮浸大清滌穢濁

於人少所與心亭亭今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

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正靈見愛才樂酒魏志崔琰傳注

雖家居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一常逐蠅不得取筆擲

嘆日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逐蠅不得取筆擲

地蹋壤魏書梁習傳注魏畧苛吏傳日濟陰王思性急嘗執筆

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一

形色部 性情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四 形色部 性情

能還之吳志韋曜傳孫休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儒士

又性懼以古今馬癖晉書杜預傳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

警戒休意固爭不可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一嶠有

錢癖見酒者難改晉書唐彬傳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

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絕不喜見

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遂用彬

俗人晉書阮脩傳性簡任不脩人事遇便舍去

怒雞子晉書王述傳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

甚撥內口中擲地圓轉不止便下床以屐齒踏之又不得正賴絲竹陶寫晉書王羲之傳謝安嘗謂羲之曰

齧破而吐之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日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月下長咏申且而

恒恐見草覺損其樂歡之趣

止晉書顧愷之傳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

不覺有異遂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

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柳葉給晉書顧愷之傳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

元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也甚以珍之唾衣宋書謝景仁傳景

守淨麗每唾轉左右人事畢即才端性緒齊書高帝紀夫

聽一日淋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峻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顧曰天

攸先所以招振但問用險何如齊書周顒傳常謂惠開性太險

險地險王公設險交帚拂坐處齊書王思遠傳思遠清脩立身

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少壯三好

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猶二人音律書愛松風梁書陶弘景傳

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特每聞

子史精義

卷一百二十一 形色部 性情

每聞

每聞

每聞

其聲欣 **回面避女妓** 南史王琨傳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然為樂

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今置牀上同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

兩反 南史王思遠傳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日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忘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邱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

水淫 南史何佟之傳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

方厚 魏書宗室鷲傳鷲有武藝木納少言性時人稱為方厚

一生不笑 魏書宗室葺傳葺性剛毅雖有慶吉事未常開口而賜葺酒雖拜飲而顏色不奉高祖日聞公

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日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

雄耿 魏書遼西公意烈傳除廣平太守時和者無不扼腕大笑

跋為鄴行臺意烈性

自以帝屬恥

居跋下遂陰結徒黨

不好煩碎 魏書源懷傳懷性寬容簡約

將襲鄴發覺賜死

恒語人日為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

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北齊書元坦傳性好畋漁無日不

出秋冬獵雉免春夏捕魚蟹鷹犬

鳥賊 舊唐書李靖傳弟客師性好馳獵

四時從禽無暫止息有別業在昆

李益疾 舊唐書李益

傳少有癡病

唐衢善哭 舊唐書唐

衢傳嘗客

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際灑水鳥獸皆識

之每出則鳥鵲隨逐而噪野人謂之

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

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

為之罷會故世稱

尉擊賊日尚書叱盜時大夫死寇寇諫議謫蠻夷每見如此事
聲發涕輒隨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
辭其為各流 **地瘠** 舊唐書李愬傳愬豐於產業伊川膏腴水陸
稱重如此 上田脩竹茂樹自城及關口別業相望與吏

部侍郎李彭 **八博學士** 唐書李程傳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
年皆有 **程性嬾日過八博乃至時號**

杖未至嚙其臂血流 唐書皇甫湜傳湜嘗為蜂螫指購小兒歛
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

躍呼杖 **笑疾** 宋史扈蒙傳蒙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釋
典不喜殺縉紳稱善人有 **雖上前不**

自惡飛禽 宋史范廷召傳性 **所至處** **藥餌皆手自肩餉**

宋史王沿傳子鼎性猜忌其行部至於 **至路**

州人義館疾作不知人事左右追遠發藥愈悉無題識莫敢進
以逆 **聞喜宴獨不戴花** 宋史司馬光傳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
於卒 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

同列語之曰君賜 **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宋史晏敦復傳槍使
不可違乃簪一枝 **所親論敦復日公能**

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為身計誤國 **好別白黑** 遼
家况吾 **人道尚中耳目役心** 逸周書

耶律崇古傳性坦率 **人道尚中耳目役心** 天道尚
有不善必盡言無隱時號強崇古 **人道尚中耳目役心**

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 **人道尚中耳目役心**

四佐不和日廢地有五行不通日惡天有四時不時日凶 **人道尚中耳目役心**

心生包大心生雄忌心生勝 逸周書維彼 **是維彼**

樂 董仲舒春秋繁露心不得 **是維彼**

不能一體不得利不能安 **是維彼**

性如 **是維彼**

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此之謂真天 **是維彼**

比小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美 **是維彼**

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 **是維彼**

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本於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爲止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行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也
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人同有
董仲舒春秋繁露喜氣爲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四氣者一與一所一也非人所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
二襪貫於一足
黃憲天祿閣外史臣嘗與秦王臥懸燭殿中秦王以衽擁臣而起失其一襪欲答其左右及索之其急也如此稟蘭石之性有堅香之驗
王充論衡稷爲見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戲爲唐司馬祖豆之弄爲周聖師故
天人大經
王充論衡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

於陰陰氣
荀悅申鑒中德不離一不悖則三才神鋒太
鄙陽氣仁
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
儁
劉義慶世說王平子曰太尉阿兄形似道而落落穆穆
見混濊
無涯
劉勰新論達者之懷則一而潘蠶
溫庭筠乾牋子劍南編人之情必刻覈而煩細
好食臭蠱時
兩童專掌縛帚有時不給馮贊雲仙雜記王維居人謂之
遠而性好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
伏艸冥搜鄭景望蒙齋
餽者使
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卽中
或得之則躍而出
適遇之者
一日無客則病一日接客則病
葉夢得石林燕語蔡魯公喜接客終日無不驚
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
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再見則以啜茶多退
性情

二身米... 卷一百二十四

必嘔吐嘗云家兄... 力剔山骨... 范成大駮鸞錄葉公好石

而開徑於石間亦有自他所... 氣緣心生... 張仲才文始真經蓋風

移徙置道旁以補缺空者... 猶如... 心凝為水... 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

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 心凝為水... 張仲才文始真經蓋

物涎出心悲物淚... 有所結先... 心慕

出心愧物汗出... 容... 心慕

八... 兩童... 不... 心慕

食... 兩童... 不... 心慕

... 兩童... 不... 心慕

... 兩童... 不... 心慕

... 兩童... 不... 心慕

... 兩童... 不... 心慕

... 兩童... 不... 心慕

... 兩童... 不... 心慕

... 兩童... 不... 心慕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四

